



西南遊日記二十三 雲南

番禺蔡乃煌捐

七月初一日、至初三日、抄書麓館、亦無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錫有僕還鄉、請為余帶家報、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認為無定河邊物、若書至家中、知身復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書辭之、至是晚間不眠、仍作一書、擬明日寄之、

初四日、送所寄家書至俞館、而俞往南城吳氏園、余將返、其童子導余同往、過南關而西、一里、从南城北、入其園、有池有橋、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一見、即留酌亭中、薄暮、與禹錫同別、主人即吳麟徵之子、新从四川父任歸者、

初五日、又絕糧、余作書寄潘蓮華、復省中吳方生、且向潘索糧、不及待、往拜吳氏昆仲、不過、即乘霽出龍泉門、為乾海子之遊、由九龍池左循北坡西向下一里、出寺后南瞰峽中馬家園、即前日閃太史宴余其中者、昔為業、馬余信閃氏矣、从此一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峽、乃太保新城所環其上者、其西即寶蓋山之頂、今循其南崗而上也、又迤邐上者三里、始隨南峽盤坡入二里路、北之樹木森鬱、而上路南之樹木森鬱、而下各有庄舍于其中、其北者為薛庄、其北者為馬庄、其樹皆梨柿諸果、予宿聞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囑余往遊、且云

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門主人已歸城、庄虛無人、時日甫上、午遂以其後趨乾海子、道其處峰稍南、曲其下峽中有深澗、自西北環夾東出水、聲驟沸、即馬家園、縮九龍南塢之上流也、循北崖西行三里餘、始西南墜壑下、三里餘始抵溪之東岸、兩崖夾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層疊騰湧、而蒙箐籠罩之、如玉龍踴躍于青絲步障中、志所謂溜鍾灘、豈即此耶、路緣東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間水乳滴瀝如貫珠下出、復北溯溪三里、有水橋跨西度、其西上巔、遂與沙河上流別、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

皆高五里西下行峽中湖流踴澗三里再逾嶺又三里出嶺
西始見西南下壑稍開有西峽自北而南與南峽合而西去
有茅數龕嵌峽底曰鑼鼓寨于是盤東坡北向轉湖西峽上
行西峽有山自北岫分支南亘環于東界之西路由其中直
披北岫而入三里涉北來小水遂西盤其岫脊二里岫西其
西南盤壑復下開而路乃北向踴嶺曲折西北盤之而升三
里餘登嶺頭蓋此嶺從虎坡北乾海子東分支西突又西度
為大寨西峰南北橫亘于大寨瑪瑙山之間此其東下之嶺
也其北為崇脊其南為層壑遙望數十家倚西亘橫峰下即

大寨也乃西南盤層壑之上二里越嶺西下又二里西南下
壘塢間涉北來小峽又西上半里是為大寨所居皆茅但不
架欄亦猥糴之俗皆勤苦壟山五更輒起昏黑裝貯所壟皆
硠瘠之地僅種燕麥蒿麥而已無稻田也予初買米裝貯為
入山之具而顧僕竟不之攜至是寨中俱不種食煮大麥為
飯強嚙之而卧
初六日天色陰沉飯麥由大寨后西涉一小峽即西上坡半
里循西山北向而乘二里坡東之峽駢束如門以內水循
南流而坡峽俱平遂行峽中又北一里有岐逾西山之脊是

為瑪瑙坡道。余時欲窮乾海子。从峽中直北行。徑漸縮。一里
峽中累。為環珠小阜。即度脉。而為南亘西山。此其平脊也。
半里。迤北。即有坑。北下。由坑東。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見西
壑。下嵌中圓。如圍城。而底甚平。即乾海子矣。路从東山西向。
環海子之北。一里。乃趨峽下。東山即虎坡。大脊之脉。有峽。東
向。踰脊。為新開青江壩道。入郡。為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
即有泉。一圓。在北麓間。水涼。由此成流。出其東西麓間。俱
有茅倚坡臨海而居。而西坡為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
茅。其廬重木于前。出入皆踰之。其人皆不解漢語。見人輒去。

廬側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千畝。中皆蕪草青
、下乃草土浮結而成者。亦有溪流貫其間。芻不可耕。藝以
其土。浮則水行者足撼之。數丈內俱動。牛馬之就水草者。祇
可在涯涘間。當其中央。駐久輒陷。不能起。故居廬亦俱頽。其
四圍。祇墜坡種麥。而竟元就水為稻畦者。有東南有峽。乃兩
山環湊而成。水从此洩。路亦从此達。瑪瑙山。然不能徑海中。
央而渡。必由西南沿坡灣去。于是倚西崖南行。一里餘。有澄
池。一圓。在西崖下。蕪海中。其大徑丈餘。而圓如鏡。澄瑩甚深。
亦謂之龍潭。在平蕪中。而獨不為蕪翳。又南一里。迤西南隅。

茅舍其廬亦多有路西北踰山云通后山去不知何所其南
轉腋間有水从石崖下出流為小溪東注余初狎之欲从蕪
間涉此水近水而蕪土交陷四旁搖動遂復迂陟西灣盤石
崖之上乃倚南山東向行一里有岐自東峽上南踰山脊為
新開道由此而出爛泥壩者余乃隨坡而下東峽半里則峽
中橫木為橋其下水淙々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破壁南墜
峽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為藻結者度橫木東復
上坡半里陟其南崗東由脊上東南行還顧海子之窩嵌其西
北出峽之水墜其西南其下東南塢中平墜甚深中央為箐

叢木重翳而轟崖倒峽之聲不絕其前則東西兩界山又伸
臂交舒闢峽南去海子峽橋之水屢懸崖瀉箐中南下西轉
而出羅明壩焉于是東南行半里忽一廬踞坡入而問其地
則瑪瑙山也一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肅客則馬元康也余夙
知有瑪瑙山以為杖屐所經亦可一寓目而不知為馬氏之
居馬元中曾為余言其兄之待余以為即九隆后之馬家
在而不知有瑪瑙山之舍元康一見即諦視曰即徐先生耶
問何以知之曰五弟言之余望之久矣蓋元中應試者中先
以書囑元康者乃瑪瑙山而非九隆后之馬家庄也元康即

為投轄割雞為黍見其二子深山杳靄之中疑無人跡而有此知己其遇仙耶其夢寐耶下午从廬西下坡峽中一里轉北下臨深流上多危崖藤樹倒卷鑿崖造石則瑪瑙嵌其中為色有白有紅皆不甚大僅如拳此其蔓也隨之深入間得結瓜之處大如升圓如球中懸為宕而不粘之石宕中有水養之其精瑩堅緻異于常蔓此瑪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積而市于人者皆鑿蔓所得也元康命鑿崖工人停槌而垂箒覓樹城一筐且謂余曰箒中三瀑以最北為勝為崖崩路絕俱不得行當令僕人停鑿蔓道異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

復上坡至其廬前乃指點四山審其形勢元康淪茗命醴備極山家清供視陽宵麥飯糲口不謂之仙不可也

初七日雨與元康為橋中之樂棋子出雲南以永昌者為上而久未見敵手元康為此中巨擘能以雙先讓余遂對壘者竟日

初八日晨飯欲別而雨復至主人復投轄佈枰下午雨霽同其次君从廬右瞰溪懸樹下一里得右洞乃舊鑿瑪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濶三尺以巨木為橋圈支架于上若橋梁之鞏間尺餘輒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壓者上透為明

洞余不入而下仍懸樹一里墜澗底其奔湧之勢甚急而掛
瀑處俱在其上峽中各不得達仍扳枝上所扳之枝皆結異
形怪果苔衣霧鬚叢茸于上仍二里還廬舍元康更命其僕
執爨前驅令次君督率之從來二里抵峽口橋東崗墜崖斬
筍鑿級而下一里餘憑空及底則峽中之水倒側下墜兩崖
緊束之其勢甚壯黔中白水之傾瀉无此深騰陽滴水之懸
注無此之巨勢既高遠峽復逼仄盪激怒狂非復常性散為
碎沫倒噴滿壑雖在數十丈之上猶霏珠捧霞集湫中之
瀑當以此為第一惜懸之九天蔽之九淵千百年莫之一睹

于非元康之力雖過此無從寓目也迺元康廬挑燈夜酌復
為于言之中幽勝其前峽下五里有峽底橋過之隨峽南出
有一簾洞溯峽北入即三瀑之下層而水簾尤奇但路闕難
覓明晨須同往探之此近勝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挿天倚
雪山之東人跡莫到中夜聞鼓樂聲土人謂之鬼城此遠勝
也上江之東瑪瑙之北山環谷迭中有懸崖峰巒倒拔石洞
屹岿是曰松坡西家庄在焉叔父玉麓構閣青蓮在石之阿
今已云亡而季叔父大麓於此栖遲一日當聯騎而往此中
道之勝也余聞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康元之能悉其奇

而予之得聞此奇也。地主山靈，一時潛美，中夜喜而不寐。初九日，余晨起，欲為上江之遊。元康有二騎，一往西山未歸。欲俟明日同行，予謂浮不必騎，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勝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慮其騎也。元康固固，俟返予過此，當再為一日停，乃飯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為水簾洞導，于是西下者五里，及峽底，始與峽口橋下，流遇，蓋歷三瀑而北，迂四^瀑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橋跨其上，度橋西北，盤右嶺之嘴，為爛泥填道，以橋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行，有水一塘，滙崗頭，數十家倚南山而居，是為

新安峭，與右嶺盤坡之道，隔峽相對也。水簾洞在橋西南峽底，倚右嶺之麓，幽閉深阻，絕无人行。前臨溪流，削壁層累而上，高數丈，其上洞門嶮岬，重覆疊綴，雖不^潔，而中皆旁通側透，若飛甍覆閣，簷牖相仍，有水散流于外，垂簷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洳之分懸，自洞中覘之，若簾之外，幕水簾之名，最為宛肖。洞石皆楞柱，綢繆，纓幡垂颺，雖淺而得玲瓏之致，但旁无側道可上，必由垂簷疊換之級，冒洳衝波，以施板躋，若从其側，架梯連棧，穿腋入洞，以睇簾之外，垂祇中覘其飛洒，而不外受其淋漓，勝更十倍也。崖間有懸輪虬枝，為水所淋漓者，其

外皆結膚為石蓋石膏日久凝脂而成即片葉綠柯皆隨形
逐影如雪之凝如水之晷小大成象中邊不款此又凝雪晷
冰不能若是之勻且肖者余于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
把其長丈餘其中樹幹已腐而石膚之結于外者厚可分五
中空如巨竹之筒而無節擊之聲甚清越于不能全曳斷其
三尺携之下并取枝葉之網繆凝結者藏其中蓋枝細葉薄
易于損傷而筒厚可借以相護携之甚便也水簾西有一旱
岩深亦止丈餘而穹覆危崖之下結體垂象紛若贅旒細若
刺絲攢冰鏤玉千萼並頭萬蕊簇穎有大僅如掌而笋乳糾

纏不下千百者真刺楮雕棘所不能及于欲擊取無由造馬
即携斧至借而擊之以衣下承得數杖取其不損者二枚并
石樹之筒托馬即携婦瑪瑙山俟于還取之遂仍出橋右與
馬郎別乃循右坡西上里餘隔溪瞰新安哨而行大雨忽來
少憩樹下又西里餘盤右坡之嘴轉而北行蓋右坡自四窠
崖頡頏西來至此下墜而崖石遂出有若笑簪簇萼空中有
若綉屏疊錦崖畔不一其態北盤三里又隨灣西轉一里餘
又北盤其嘴于是向北下峽中蓋四窠橫亘之峰至此西墜
為壑其餘支又北轉而突于外路下而坡其隙也二里餘塢

底有峽自東北來遂同盤為窪而西出北路乃挾西坡之麓
隨之西轉其中沮如踔陷深潭豈瀾泥填之名以此耶西北
出溢一里循東坡平行西瞰墜壑下環中有村廬一所是為
瀾泥填村路以其后分為二歧一西向下塢循村而西北者
為上江道一北向盤坡轉而東北登岫者為松坡道余取道
松坡又直北一里挾東坡北嘴盤之東行半里遂東北披峽
而上踔峻半里其上峽遂平溯之東入一里峽西轉半里越
西峽峽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餘盤其東突之崖又
里餘踰其北亘之脊由脊東北向隨坡一里路又分歧為二

一直北隨脊平行者橫松株阻絕以斷人行一轉東腋者余
始隨之一里其坡東重為脊稍降而東屬崇峰此峰高展眾
山之上自北而南東截天半若屏之獨插而起者其上松蘿
叢密異于他山豈即松坡之主峰耶脊間路復兩分一逾脊
北去一隨脊東抵崇峯乃傍之南下二里徑漸小而翳余初
隨南下者半里見壑下盤繞崇峯南墜而東不知其壑從何
出知非松坡道乃仍還至脊北向行東截崇峯西塢二里塢
北墜峽西下路循崇峰之西北崖行盤其灣越突塢三里餘
西北下峽中其下甚峻而路荒徑窄疑非通道下二里有三

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訊之、始知去松坡不遠、乃西轉就峽平
行、里餘、出峽口、其西、壑稍開、崇崗散為環阜、遂有參差離立
之勢、又西下里餘、有村廬、當中窩而居、村中巨廬、楊氏在北
馬氏在南、乃南趨之一、笏方巾、藜杖出迎、為馬太麓、元康長
郎先已經此、為言及、翁訝元康不同來、余為道前意、淪茗而
山雨大至、俟其霽、下午乃東踞坡上、青蓮閣、不大、在石崖
之下、玉麓先生栖真處、大麓招一層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即
携酒授餐、遂不及覽、崖間諸勝、太麓年高、有氣道、二子長、讀
書城、次隨侍山中、為予言其處多岩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

處、但路未開闢、當披荆入之地、當山之翠微、深崖墜壑、尚在
其下、不覺其為幽閼、亂峰小岫、初環于上、不覺其為孤高、蓋
崇山西北之支、分為雙臂、中環此窩、南夾為門、水從中出、而
高黎貢山又外障之、真栖勝遊地、買山而隱、死過于此、惟峽
中無田米、以麓上尚數里也。
初十日晨起、霽色可挹、遂由閣東竹塢、遶石崖之左、登其上、
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擎空、四圍壁立、而南突為岩、其
下嵌入厓頂、乎展如臺、崗脊从北來、環其後、斷而復起、其斷
處亦環為峽、遶崖左右、而流泉灑之、種竹峽中、嵐翠掩映、道

從之登、昔玉麓構殿三楹在頂、望像未竟、止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復下青蓮閣、以閣側南、透崖下、其岩忽綉雲疊、幔亭、上覆而下臨、復甃然無地、轉其西、岩亦如之、第引水環其前、而折北通之隘、致下岩與上臺、分為兩截、余謂不若通北隘、斷東路、使青蓮閣中道、由前岩之下、以西北轉達于后峽、仍自后峽上臺、庶漸入佳境、不乃兩岐也、既而太麓翁策杖携晨食至、食畢、余以天色漸霽、急于石城游、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歸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邊已晚、不必渡、可覓土官早龍江家投宿、

十一日晨起、龍江具飯、言江外土人、質野不馴、見人輒避、君欲遊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峽之上、路由蠻邊入、蠻邊亦余所轄、嘗奉一檄、令其火頭供應除道、撥寨夫引至其處、不然、一時無栖托之所也、余謝之、復引廬出廬前曠處、指點而言曰、東北一峰特聳、西臨江左者、為王尚書駐營之峯、西北重峽之下、一崗東突、江右者、是為蠻邊、昔麓川叛酋任路為策、其下重崖上、為石城、思酋特以為險、與王尚書夾江相拒者也、此地昔為戰場、為賊窟、今藉天子威靈、民安地靜、所產豐盛、逾于他所、他處方苦旱、此地之雨不絕、他處方甫插蒔、此中

之新穀已登他處多盜賊此中夜不閉戶敢謂窮邊非樂土
乎第无高人至止而今得之豈非山川之幸余謝不敢當時
新穀新花一時並出而晚稻香風盈川被隴真邊境之休風
而或指以為瘴亦此地之常耳既飯龍江欲侍于行固辭之
期返于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門溯江東岸北行二里時渡舟
在西岸坐東涯樹下待之半晌東來乃受之溯流稍北有溪
自西峽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東向羅列是為蠻邊覓
火頭不在其妻持檄覓一僧讀之延余生竹欄上而具食焉
其僧即石城下層中臺寺僧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為取木

延匠將開建大寺此僧甫下山與各喧火頭議開建之事言
菴中无以勸余姑停此俟其明日歸然後由其菴方可覓石
城也于从之生欄上作紀下午浴于澗復登欄觀火頭家烹
小豚祭先令一人从外望一人从内呼問可來曰來了如是
者數十次以布曳路間渡入龕而酌之飯之勸亦如生人薄
暮其子以酒肉來獻乃火酒也酌于欄上風雨忽來雖欄無
所蔽而川中蘊熱即就欄而卧不暇移就其室也
十二日火頭具飯延一舊土官同食其人九十七歲矣以年
高后改于早龍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質直而不害人為土

官最久，曾不作一風波，有餽之者，千錢之外，輒不受。當道屨
物色之，終莫得其過跡。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賣為贍老之
資。既飯，以一人引予往中臺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
中臺。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識石城路，惟中臺僧識之，且必由
中臺往，無他道也。予不信，復還。遍微之，喧中其言合，遂與同
向中臺。由村北溯溪西向入，二里，遇上巒邊，漸入峽。又西一
里餘，涉一水溝，遂臨南澗，倚北坡而行。又里餘，則北坡稍開，
有歧北去，又西踰坡，過一水塘，而北下峽中，共二里。一溪自
北峽來，架為橋，西度之。橋之南，又一溪自南峽西來，與橋水

合而出于壘邊。南大溪者，既度橋西，即北向上坡，其坡峻甚，
淨甚，陷淖不能舉足。因其中林木深闕，牛畜蹂踐，遂成陷土，
扳陟甚難。二里，就小徑行叢木中，三里，復與大路合。峻與淨
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峽中，一里，南踰其崗，則中臺
東下之脊也。始見有茅菴，當西崖之下，其崖轟然壁立于後，
上叅霄漢，其上蓋即石城云。乃入菴，東向，乃覆茅為之者。
其前積水，巨一匠工所之，為殿材。昨所晤老僧已返，即為具
飯。余告以欲登石城，僧曰：必俟明日，今已無日矣。此路惟僧
能導之，即喧中人亦莫能知也。予始信喧人之言不謬，遂停

其茅中此寺雖稱中臺寔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頂橫峙于
后者為第二層其后又環一峽又直躡而上即雪山大脊其東
突是為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懸阻曾無
人跡惟此老僧昔嘗同一徒持斧秉炬探歷四五日于上二
層各斫木數十株相基卜址欲結茅于上以去人境太遠乃
還栖下層今喧人婦依漸展拓矣

十三日僧滄海且飯即執爰前驅予與頽僕亦曳杖从之从
坪崗右腋仆樹上度而入過樹沿西崖石脚南向披叢棘頭
不戴天足不踐地如蛇游伏莽俄過斷枝惟隨老僧、扳六

扳僧掛亦掛僧匍匐六匍匐二里過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崗
又東南下涉一筭共里餘乃南上坡踐積茅而橫陟之其茅
倒者厚尺餘、豎者高丈餘、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餘出
南崗之上此崗下臨南峽東向垂支而下有微徑自南峽之
底西向循崗而上于是始得路隨之上躡其上甚峻蓋石城
屏立此其東南之跌南峽又環其外惟一線懸崖峽間遂从
扳躋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里西北陟坎坳之石半
里抵石城南垂之脚乃知此山非環轉之城其山則从其后
雪山之脊東度南折中兜一峽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脚乃

峽中之門也。其崖則以南折之脊橫列一屏，特聳而上。至此南垂之脚，則承跌之座也。峽則圍三缺一屏，則界一為二，皆不可謂之城也。然峽之杳渺，障于內屏之峻，岫臨于外。此南垂屏峽之交，正如黃河華嶽，湊扼潼關，不可不謂險之極也。从南垂脚盤其東脚而北，為崖前壁，正臨臺菴之上。壁間有洞，亦東向，嵌高深間，登之縹緲雲端，憑臨變閣所少者，石髓無停穴耳。盤其西脚而北，為崖后壁，正環墜峽之東，削壘上壓，淵整下蟠，萬木森空，藤蘚交擁，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為二：一東北上，為頭崖頂者；一西北，為盤峽岫者。乃先

从峽半里，涉其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結翠絲，日不容下。墜當其中有木龍馬，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縱，三尺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節，茂者在東南，聳幹而起。其幹正員圓，如下體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下節，並附之，其員亦如聳幹，得下體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膚之圍抱而附于聳幹者，其厚止寸餘。中環空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蓋下將及于地，而上低于外膚之邊者一寸，有五水不甚清，想即樹之瀝也。中有蚪躍跳灼水而乾之，則見然底無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滿。

亦不見所自来。及滿至膚邊下寸五輒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樹之北有崗平自西而東属于石崖之峰即度崗之北有窪匯水是為馬鹿潭言馬鹿所栖飲者窪之北則兩崖對東如門潭水所以泄也。循崗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雲日披空即老僧昔來所斫西欲卜基者寄宿之茅尚在其側由此西上可登上臺而路愈蔽乃返由前之東北踞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臺之龕菴如井底寸人豕馬蠕下動此菴遂成一函幅其頂正如堵墻南北雖遙而濶皆丈餘上下雖懸而址皆直立由其上東瞰上江如一線而

東界極北之曹澗極南之牛角關可一覽而盡惟西界之南北為本支所掩不能盡前憂八溼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而問第深峽中嵌不能竟涉耳乃以老僧飯踞崖脊而食之仍由旧徑下趨臺菴未至而雨為密樹所翳不覺也既至而大雨僧復具飯下午雨止遂別僧下山宿于壘邊火頭家以燒奠供火酒而卧。十四日从壘邊飯而行仍旧路東南一里宜東下悞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處已在東北乃轉一里得東下之路遂陟坑从田塍東行一里至早龍家時渡舟尚在江東岸龍

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即織絁于旁，出火酒糟肉糲以供。余但飲酒而已，不能啖生物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過，又候舟人飯。當午乃發，雨大作。同渡者言：猛瀨東溪水暴漲，橫木沉水底，不能着足，徒涉之，水且及胸，過之甚難。予初以路資空乏，擬仍于宿，早扈江家。一日至松坡，二日至羈縻山，皆可無煩杖頭。即取所寄水簾洞石，樹歸。余聞此，溪難涉，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由北冲逾嶺，既免徒涉之險，并得分流之脊。予道雖稍遠，况今日尚可達至瓦，則兩日可抵郡。其行反速也。遂以渡口東向，截塢望峽入。先由塢東行，曰滕間，一里路。

為草擁草，為雨偃幾，无从覓幸。一同渡者見于此，亦來同行。今之前驅半里，遂及峽口。循峽北突峰南麓東向入，溪流沸于下，甚洶湧。五里峽自北向，有村在東山下，曰猛崗。路狹西山北轉上坡，五里遂東盤崇峯之南，嶽又東十里，有峽自東南來，想即猛瀨所從來之小徑也。于是折而北上，山岫二里，聞犬聲，又里餘，山環谷合，中得一坪，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曰至瓦，遂止而宿。十五日昧爽而炊，平明飯而行。而中南陟東坡，一里稍北下三里餘，不得路，乃西向，扳茅躡坡，二里登嶺，而后得南來路。

又稍北循崖曲復東向行八里有峽自東來而大崖則自北
峽來受其迴曲處藤木叢蔽惟見水勢騰躍于下路仍北轉
溯之遂從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漸與溪逼又北五里峽復
轉東溯之屢降而與溪會一路皆從溪右深箐仄崖間東北
溯流又十五里始有溪自北峽出其水雖小而下有田緣之
漸出箐矣又東五里其下田遂連畦夾溪又東五里又有水
自北峽來溪源遂岐為兩有橋度其北來者仍溯其東來者
其下田愈闢路始無箐木之翳又東五里北界之山中環為
坪而土官居之南界之峽平拓為田而村落竟之此即所謂

北冲也又東五里山箐復合是為箐口時纔下午前无宿店
遂止是夕為中元去歲在石屏其俗猶知祭先而此則寂然
矣

十六日平明飯由箐口東稍入峽二里有澗自東北來越之
其大溪則自峽中東來猶在路之南從兩澗中支東山已復
倚中支南臨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瀕溪
溯水而行又里餘有木橋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崖東向行
又里餘復度橋行溪北岸由是兩崖夾澗之上屢有橋左
右跨或度橋南或度橋北俱濛濛倚坡且上且折又連度六

橋共七里。水分兩派來。一東南。一東北。俱成懸流。橋不復能施。遂從中坡踞峻盤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崗脊稍平。有序三楹。橫崗上。曰茶菴。土人又呼為蒲蠻寨。而實玩寨也。一道流淪。若于中。余知前路无居。乃出飯就之而啖。又北上。始臨北坑。後臨南坑。始披峽涉水。后踞磴盤脊。十里。乃東登嶺岫。至嶺頭。而勢滂沱。隨流南下。若騎玉龍。而攬滄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雲霧遙滌。又二里。隨西峽下。墜峽穿箐。路既蒙茸。而復連綿。又五里。從箐底踏波隨流出。又南五里。稍東踰一東障。西突之坡。以其南墜坡真下者三里。復隨峽倚東偉

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開。流漸成溪。二里。雨益大。塗體沾足。滑不能定。上嶮涉流。隨起隨仆。如是者三四里。頭目既傷。四肢受病。一時无可如何。而止。又東南五里。轉坡南腋間。得卧佛寺。已暮。急入其厨。索火炙衣。吹湯啖。所存携飯。深夜而卧。其北樓。十七日晨起。絕糧。計此去郡不過三十餘里。與前自東小寨歸相似。遂空腹行。仍再上岩巖。再下池軒。一憑眺之。東南里許。過一小室。有二家當路。是為稅司。又南八里。過龍王塘峽。皆倚西山行。又東南五里。過即義村。西有路踰嶺。為清水

堤打即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華門外即隨城北澗西
 上二里入仁壽門由新城街一里餘過法明寺前西抵劉館
 余初擬至乾海子一宿即還至是又十三日矣館前老嫗以
 潘蓮華所面折儀并會真陶道所饋點界于且謂問知愿使
 人以書儀數次來候盖知愿往先堂恐于東返即面使相待
 也下午安人行俞禹餘同閃來抵暮乃別
 十八日禹錫邀飯出其岳閃太翁降乩錄相示錄之暮乃返
 閃知愿使以知愿書儀并所面東札來且為子作書與楊雲
 州

十九日閃太史手書候叙既午乃赴之面款西書舍小亭間
 出董太史一卷一冊相示書画皆佳又出大理蒼石屏置座
 間另覓鮮雞菱滷湯以佐飯深夜乃歸館知安仁所候閃序
 已得安仁將反命麗江矣

二十日作書併翠生杯托安仁師齋送江木公
 二十一日命碩僕往瑪瑙山取石樹且以失約謝馬元康
 二十二日雨禹錫同閃來寓坐竟日貫酒移看為聯句
 之飲

二十三日早馬元真邀飯以碩僕往瑪瑙山禹錫知于具食

無人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關遇雨受寒，跌且受飢。連日體甚不安，欲以汗發之，方赴市取藥，而禹錫知余僕未歸，再來邀于，乃置藥而赴之。遂痛飲入夜，元真輩先者于，竟卧禹錫齋。禹錫携襪被連榻，且以新絲被覆余，被褥俱麗甚。余以醉后覺蒸，有汗意，引坡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手挾纊之勝于石藥也。

二十四日還寓，深夜而顧僕返，以馬元康見余不返，親往松坡詢踪跡，故留待三日而后歸也。

二十五日閱太史以所作長歌贈，更餽以贐，其歌甚暢而字

畫道勁有法，真可與石齋贈于七言歌，並鐫為合璧。已而禹錫又使人來邀，移寓于，乃令顧僕以石樹往眎之，相與抵掌為異。已往謝太史之賜，太史亦索觀，遂从禹錫處送往觀之。二十六日禹錫晨至寓，邀余移住其齋，余感其意，从之。比至而知愿歸，即同往晤，且與之別。知此，后以服闋事與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復見容也。比出門，太史復令人詢靜聞名，蓋為靜聞作銘已完，將欲書以昇于也。更謂于石樹甚奇，恐致遠不便，欲留之齋頭，以挹清風于謂此石得天祿，石渠之供甚幸。但余石交不固，何知愿曰：此正所謂石交也。遂置石而

別仍還劉館作紀竟日晚還宿于俞太史以靜聞銘來賜謂
明日五鼓祭先不敢與外事也

二十七日余還劉館移所未盡移者并以銀五錢畀禹錫買
雞蔓六斤濕甚禹錫為再蒸之縫袋以貯焉乃為予定往為
順寧夫

二十八日夫至欲行禹錫固留乃坐其齋頭閱還魂記竟日
而盡晚酌遂醉夜大雨

二十九日晨雨時作時止久之乃別禹錫還馬元真亦來送
遂出南門从大道南二里至夾路村居之街遂分路由東岐

當平塢中南行西與沙河之道相望五里過神濟橋其南居
戶連亘是為諸葛營諸葛之祠在焉東向頗小又南有東岳
廟頗巨亦東向又南五里為大樹墩亦多居戶村之北有小
溪東南流村之南有小溪東北流合于村之東而東去于是
下越一木橋復東上坡北有村倚之其地為三條溝又東
五里飯又三里稍下為養邑南有塢盤而為田北正對筆架
山之南垂有數家當塢日纔下午而前無止處遂宿
三十日店婦雞鳴起炊平明余起而飯出店東南行稍下有
公館當坡西瞰壑中田序歷々東逾塢下又涉一小塢而東

上坡行崗頭、共五里、遂西北、兩陟小塢、二里餘、升坡而東、遂循永昌溪、南崖行、溪嵌崖底、止見北崖削壁下嵌、而不見水、又東二里、稍下、見水嵌崖底、如一綫、遂東見其門、對東如削、門外環疇盤錯、溪曲折其中、有村倚北崖之東、即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夾溪為川者、東突如踞獅、水以其北出路、以其南下半里、遂由獅腋下降、路甚逼仄、半里抵獅麓、又東半里、有溪自南塢來、有堤堰其上流、有橋跨其下流、度橋、東行田塍間、寧甚、一里、登塢、東尚南行、一里、見塢西有瀑、搯西崖、歷西層而下、注塢中、南來之溪、路隔對之、東南向入峽、雨大至、

二里、踰嶺頭、有路西南來、合山頭坑、窪旁錯、亂水交流、又東三里、再度坑、坳盤而東北行、其下有流、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隨之一里餘、乃東下、越其流、又東北上半里、見東塢、又有小水、自東而西、向與南來之溪、合于北崖下、北崖純石、從聳起、其上樹木葱郁、而下則有穴、伏而暗墮、二水之所入也、又東向上嶺、半里、踰其脊、行嶺頭、半里、始見東塢、有田下盤、其東復有山、夾之路、从嶺上、轉而南行、一里餘而下、半里、其塢自南而北、水亦經之、度橋、溯流而南、二里、南塢稍開、是為五馬、其西壁中、居戶頗多、東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頗南

有一坑自東峽出、有小水從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溯之東上里餘、隨峽南轉、而坑中水遂窮、有脊自東而西、度脊南、復墜坑而下、從脊東行、轉坑東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中亦有人家、隱于深崖重箐之間、但聞雞鳴、春响而已、東坑既盡、從其上陟塢、升崗、見崗南一峯、特聳而卓立、白露偏籠其半、乃東來脊上石峯之層起者、由其北穿岫而東、共二里、而抵岫中之脊、有巨石當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貯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與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飯、土人即名此嶺為大石

頭、從石東下塢中、道分為二、一由東向踰崗者、為大道、稍迂而達大獵夷、一由東南下峽者、為捷道、稍近、而抵小獵夷、此皆枯柯屬寨也、乃由峽中下、于是石崖南突、箐叢交蒙、北嵌為峽、南聳為崖、二里行南崗之上、又二里盤崗、嘴而南、其東峽中平墜、南遠、蓋由此嘴東墜、其下皆削崖、故路又分為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轉、一由崖上、頭崖端南曲、乃從崖端南踰石隙而下一里、仍隨南坡東轉、還瞰所踰之崖、壁立下、嵌其下盤、為深塢、崖根有泉淙、出穴間、小路之下盤者、因之、北崖山崗排闥東出、大道之東、陟者因之、余平行南崗、又東

一里下盤之小路踰崗來合又東一里餘南崗復東突路下其北脰間盤岫東上半里登東崗之南坡始東見枯柯之川與東山相夾而未見其西底又西南見嶺頭一峯兀突挿雲霧中如天士之披絡而坐者閃爍出沒亭獨上乃南來脊上之峯不知其為何名也又東一里復轉崗之北坡東下一里有四家五倚崗而居是為小獵夷余欲下坡問亦登道土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橋不可止宿亦無居停之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時已不及而途无可宿必止于是時纔過午遂偕止而止幸主人楊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

曲折詢之元不寔且知溢盤溫泉不在亦登而在雞飛乃止而作紀抵暮而卧

西南遊記

日記二十四 雲南

己卯八月初一日自小獵夷東下山獵夷者即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脉其脊度大石頭而北接天生橋其東垂之嶺與枯柯山東西相夾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開塢南北長四十里此其界之嶺頭也有大小二獵夷寨大獵夷在北嶺小獵夷在南嶺相去五里皆枯柯之屬自大石頭分嶺為界東為順寧西為永昌至此已入順寧界八里矣然余憶永昌舊志枯柯阿思即皆二十八寨之屬今詢土人業雖永昌之

產而地定隸順寧。豈順寧設流後界之耶。又憶一統志永昌志二者皆謂永昌之水東入峽口出枯柯而東下瀾滄。余按姚闕圖說已疑之。至是詢之土人攬其形勢。然後知此水入峽口山透天生橋。即東出阿思郎。遂南經枯柯橋。漸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四。即南流上灣甸。合姚闕水。又南流下灣甸。會猛多羅。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說余遍訪而得之。獵夷主人楊姓者。與目之所觀。姚闕圖所云皆合。乃知統志與郡志之誤不淺也。其流既西南合潞江。則枯柯一川皆首尾環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魯凹。南窩南至哈思四。

皆屬永昌為是其界。不當以大石頭嶺分。當以枯柯嶺分也。由嶺頭東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見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鐵鎖橋橫架江上。其製一如龍江。曲尺而較之。狹其半。其上覆屋五六楹。水甚急。土人言橋下舊有黑龍毒甚。見者無不斃。畏江邊惡瘴。行者不敢好足。云其南哈思四更惡。勢更甚於潞江。豈其峽逼而深墜之故耶。其水自阿思郎東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四。峽中者。即永昌峽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獵夷北二十里。其北有南窩都魯凹。則此為極北之迴環處也。斷踰嶺而北。其下即為滄江東向之曲。乃知羅岷之山。西南下者。盡於筆架。直南下者。盡於峽口。山東

南挾滄江而東、爲都魯南窩北脊、山從其東復分支焉、一支
瀕江而東、一支直南而下、即枯柯之東嶺也、爲此中分水之
脊、迤邐由灣甸都康而南、界瀾滄潞江之中、爲孟定孟良諸
夷、而直抵交趾者也、其瀕江東去之支、一包而南、爲右甸、再
包而南、爲順寧大猴、即今之焉、是塢南北二凹、北都魯相距
四五十里、甚狹而深、瀕江兩岸俱田、惟蠻夷獮居之、漢人
反不敢居、謂一入其地、即發擺、寒戰頭故雖有膏腴、而讓之
夷人焉、度橋沿江西岸、西南至哈思凹、共四十里、而至亦登、
沿江東岸、東南踰崗入峽、六十里、而至雞飛、初余聞有熱水、

溢於石盤中、盤復嵌于臺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環之、
其出亦異、始以爲在亦登、問道亦登、又以爲在雞飛、問道雞
飛、又以爲瘴不可行、又以爲茅塞無路、又以爲其地去村遠、
絕無居人、晚須路宿、余輒然曰、山川真脉、余已得之一盤可、
無問也、遂从東大路上坡、向枯柯右甸道、始稍北、遂東上一
里而平行、西下之崗、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崗頭、是爲枯柯新
街、又東一里、有一樹立崗頭、大合抱、其木挺直、其枝盤繞、有
膠淋漓於本上、是爲紫梗樹、其膠卽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
桃膠之類、而蟲蟻附集於外、故多穢雜、云崗左右俱有坑夾

之北坑即^從崗盤屈下南坑則自東峽而出于是轉東盤北坑
又半里轉東半里抵東峰下乃拾級上躋三里始登南窾之
嶺始望見南峽兩山壁夾自東而西从此西出則盤壑而西
注于江橋之南同赴吟思凹之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尚在嶺
之東上不可亟問也此坡之上即爲團壩營蓋土官之雄一
方者即枯柯之夜郎矣于是循南峽而東躡又一里再登嶺
頭有一家隱路南其後竹樹夾路从樹中東行一里稍轉而
北盤一南窾之凹又東上盤坡而東有大樹踞路旁下臨西
出之澗其樹南北大丈餘東西大七尺中爲火焚盡成空窟

僅皮膚四立厚二尺餘東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門中高
丈餘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葉旁覆猶青；也是所
謂枯柯者里之所从得名豈以此耶由此又東二里折而北
上一坡盤其南下之凹北有君廬東西夾峙而西廬茅簷
竹徑倚雲臨壑尤有幽思其東有神字踞坡間聞鯨音鼓賽
出絕巔間甚異之有一家踞路南藩門竹徑清楚可愛入問
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二里矣于是又東沿北坡
平上其南即西出深澗北乃崇山竹樹叢蔽而村廬踞其端
東向連絡不絕南望峽南之嶺與北峰相持西下而蒼地早

穀壑遍山頭、與雲影嵐光浮沉出沒、亦甚異也。北山之上雖高而近、爲坡掩、但循崖而行、不辨其崇墜、而南山則自東西墜而盡于江橋之南、其東崇巖穹窿、高擁獨雄、時夙霾蒙翳、出沒无定、此南山東上最高之峯、自北嶺東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東行、南瞰深壑、北倚叢嶽、又東二里有岐、一南下塢中、爲壑壑之道、一北上叢嶺、爲廬坂之居、而路由中東行、南瞰下凹、有水出穴間、又東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路即由之北向而上、以有峽尚環而東也。北上里餘、又轉而東、屢盤北坳、而東上坡、屢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舖。

其坡南突最高、中臨南峽之上、峽脊由其東南環而西下、於坡之對崖南面、復聳一峯、高籠雲霧間、即前所望東畔穹窿之頂也。自枯柯江橋東、沿峽坡迤邐而上、約三十里矣。踞坡頭西、瞰江橋峽中、其水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環之嶺、東北而突、爲獵夷之嶺、峽南穹窿之峰、又南亘、分支西繞、橫截于江橋塢之南、西至哈思凹、之南復有小支、自獵夷西南灣中東突而出、與橫截塢南之山、湊西南駢峙如門、內之灣、即爲哈思凹門外、又有重峯西障、此即松子山南下之脊、環石甸於西者也。自此坡遙望之、午霧忽開、西南五十里、歷、可

觀坡之東有瓦室三楹。踞崗東南，兩旁翼以茅屋，即所謂中火舖。有守者，賣腐於中，遂就炊湯而飯。及出戶，則濃霧自西冒而東。其南峽近嶺，俱不復覩。東下半里，度一脊，瞰其南北二峽，環墜如奔，而叢木深翳，不見其底。當猶西下而分注江橋北者也。其脊甚狹，度而東，復上坡。山雨倏至，从雨中陟之，得雨而霧反霽。一里餘，盤崖踰岫，或循北峯，或循南峰，兩度過脊。始東上，沿北坡而東，一里餘，又陟一南突，最高之嶺，有甬房一龕，踞其上，是為瓦房。于是南臨南峽，與峽南窪，穹之頂，平揖而對瞰矣。至是雨晴，峰出，復見峽南穹頂，直南亘

而去。其分支即西下者，即橫截焉。南之崗，西與哈思凹相湊，成門者也。穹頂東環之脉，尚从東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頂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頂，東下曲而度脉者，始辨都魯凹。東所分南下之脊，至此中裂，其分而西者，為火中舖、枯柯、寨之嶺。其曲而東降者，度脊南轉，西向而裂，為穹窿之頂。此分水之正脉也。由瓦房甬東下半里，復東度脊，始見北峽墜坑。為東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猶西下南峽。又東度兩脊，穿兩夾嶺，一里，復盤南嶺之陰，而上其處深木叢篁，夾坡籠岫，多盤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轉而凌其

西下之坳始逾南峽之上流。以其東陟崗東上始逾南度之脊。此分水正脉所由度而西轉者也。又東一里有草龕踞北崗。是爲草房嘴。以其東又東北下一里稍轉而東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東轉。此右甸南環之嶺所由盤礴者也。于是東向而下。二里餘下度一曲。有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橋橫涉之。又東逾一崗。共下四里。遂望見右甸城在東塢中。有岐自東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峽東向。平下二里。南峽中始有村廬。夾塢春杵之聲相應。又南三里。遂出坡口。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塍中東南行。望見右甸之城。中懸南坡之下。甸中

平疇一圍。聚落頗盛。四面山環。不甚高。都魯凹東分之脉。北橫一支。直亘東去。又南分一支。南環右甸之東。草房嘴南度之脉。東環右甸之南。從甸南界東北轉。與甸東界南環之支。湊甸中之水。東向而破其湊峽。下錫鉛去。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猶高。而甸乃員平。非狹嵌。故無熱蘊之瘴。居者無江橋毒瘴之畏。而城廬相托焉。由塍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門。暮宿街心之葛店。葛係江西人。初二日晨起。霧色陰翳。方覓飯而夫逃。覓夫代行。久之不得。雨復狎至。遂鬱。作記竟日。右甸在永昌東一百五十里。

在順寧西一百三十里。其東北鄰莽水之境。正與爐塘廠對。其西南鄰雞飛之境。正與姚關對。其正南與灣甸對。正北與傳南山對。正西與潞江安撫司對。正東與三臺山對。數年前。土人~~不靖~~曾殺二衛官之~~在~~其地者。今設城。以順寧督捕同知駐守焉。城不大而頗高。亦邊疆之雄也。初三日。雨復不得夫。坐即樓。作紀竟日。初四日。早霧而晴。顧僕及主人覓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爲本甸街子。仍從北門內南轉。尚春爲督捕同知公署。署門東向。其南即往南門街。而東則曲向東門街。皆爲市之。

地也。余往來稠人中。得二人。一担往順寧。一駝往錫鉛。皆期日中至。葛寓余。乃返。迨午。往錫鉛。駝騎先至。遂倩之。而往順寧者亦至。已無及矣。乃飯。以駝騎行。出東門。循南坡。東向。半里。涉東來之塢。渡小溪。東山崗漸折而東南行。四里。遂臨東塢。東塢者。右甸東南落水之塢尾也。城北大甸圓。而東南開此塢。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趨之。路臨其西坡。于是南轉。二里餘。又涉二東北注之坑。復依南麓。東行。二里餘。上北巖之嘴。則甸東之山。亦自北南環。與嘴湊峽。於是相對若門。而甸水由其中東注焉。此甸中第一重東鎖之鑰。亦爲右甸東。

第一重東環下南之分支雖不峻而蜿蜒山頂地位寔崇也。踰嘴東稍下湊峽之外復開小塢而東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南^東二里餘有數家倚坡北向塢而廬過此東南下有水自南峽出涉之上其東坡遂循坡之南峽東南上水流其崗南于是始不與水見又東南循崗三里盤一北下之岫而上崗頭是為玉壁嶺其嶺自南北震東西俱下分為坑有兩三家住峰頭時日尚高以前路無可止遂歇。初五日平明起飯而行宿霧未收下其東坑涉之復東南上一里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崗之南東向四里度其北過之

脊仍循峽東下行夾崗之南二里餘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東來之峽而行夾崗之南東向二里復度其北過之脊于是從脊北東行之支東向行其上半里有兩三家夾道是為水塘哨由此東南行山峽間五里始墜坡而下其右又墜一峽東下其左路再隨崖東下者二里西臨右峽之上而路左忽墜一坑盤穿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長二丈闊八尺而而狹處僅二尺若琵琶然淵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棧而外即深峽之下盤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獨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踞嘴下墜者半里左崖之端遂盡而右峽來環其前還

望左崖盡處叢石盤崖儼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懸屏削於重樹間幽異之甚由峽底又東南行一里其峽外東如門披門南出稍轉東而下坡半里有水自東曲而西大木橫架其上南度之是爲大橋下水即右甸下流東行南轉至是西折過橋又盤西崖南去已成湯之流而橋南沿流之峽皆隨之爲田三四家倚橋南東坡上有中火之館此右甸第二重東鎖之鑰亦爲右甸東第二重東環南下之分支與東南行大脊右甸相對成峽夾溪南去者也由橋南即踞東南坡而上水由峽直南去路陟坡東南升一上者三里凌嶺頭

西望夾溪之山稍南有破峽从西來者即水塘哨西下之水也其南夾水一支亦至是東盡而有寨盤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獨聳上出層巒是爲杜偉山此乃右甸南東來之正脊自草房哨度脉至此更崇隆而起轉而直南去而東夾此溪其脊乃東南下老龍自雲州南下分瀾滄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處尚在寨盤頂之東北从此更夭矯南向夾溪漸上又二里而隔溪與寨盤之頂對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岫而東見其東又墜爲小坑路下而涉之一里又南踰東坡西環之岫又一里有數家倚東坡而居其東又有一溪自

東北來環所廬之坡而注西峽。西峽水自北南下，與此水夾流而合于坡南。此坡居廬頗盛，是為小橋。正西與杜偉山對，遙望杜偉山自西北來，至此南轉，其挾臂而抱于西南者，皆灣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峽與寨盤之頂夾而東出者，皆順寧之境，水皆東南流。則此山真一方之望，而為順寧灣甸之東西界者也。飯于村家，大雨復至，久而後行。由坡東下渡北來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謂小者，以別于大溪之橋也。復東南上，隔溪對杜偉山，而南下，瞰西峽之底。二流相合，盤壑南去。此山為右甸東第三重東環南下之分支，為錫鉛之

脉者也。南五里，或穿嶺而左，見嶺東近峽墜坑，其遠峯又環峙而東，或分而南，穿嶺而右，見嶺西近峽。西溪盤底，杜偉駢夾，如是二里，乃墜其南坡，或盤壑西轉，或踞岫東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三家當岫，而廬是為兔威哨。于是再上其東坡，則東西壑皆可並睹矣。西壑直逼西麓而長，以杜偉西屏也。東壑遙盤東谷，其下叢沓，而猶不見底。其東北有長浮一^橫抹者，此挾江滄瀾而東南之嶺也。其正東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為順寧之脉也。从嶺漸下，或左或右，嶺脊漸狹，四里始望見東塢，有溪亦盤折其底，與西峽似，而西界外山自杜偉頂

南其勢漸伏、又紆而南、則東轉而環其前、東界外山、則直亘南向、與東轉前環之嶺、湊問東西、峽水則合於錫鉛之前、而東南當湊峙之峽而去、問順寧之道、則踰東界之嶺而行、有道踰前山南環之嶺者、為猛峒道、從獵昔猛打渡江而至、興隆敵者也、于是從崗脊轉東行、其脊甚狹、又二里、西峽之溪、直逼南麓下、而東峽溪亦近夾、遂如堵牆上行、又東二里、又東南下者二里、坡盡而錫鉛之聚落倚之、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三重之盡處也、其前東西二溪交會、有溫泉當其交會之北、涘水淺而以木環其四周、無金雞永平之房覆、亦無騰

越左所之石盤、然當兩流交會之間、而獨有此、亦一奇也、是日下午至、駝騎稅駕逆旅、先覓得一夫、索價甚昂、強從之、乃南步公館、即錫鉛驛也、按舊志作習謙、土人謂出錫與鉄作錫鉛返飯于肆、亟南由公館側浴于溫泉、暮飯而臥、初六日晨起而飯、夫至將行、以一飯包加其上、輒棄之去、遂不得行、余乃散步東溪、有大木橫其上、為橋、即順寧道也、仍西上公館、从其西南下、西溪是為猛峒道、有茅茨叢北崗上、是為錫鉛街、子問得一夫、其索價亦昂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紀、

初七日前棄擔去者復來乃飯而同之行。从公館東向下涉東溪獨木橋遂東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岫而南或穿岫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東去二里餘沿南崖北轉半里穿西突之岫半里復東踰嶺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于是見南壑大開壑中支條崩疊木樹葺籠皆出其下而錫鉛南山其南又疊一支紆而東南下以開此壑所陟山東自東大山分支西突此崗為錫鉛東鎖鑰直西南逼湊南山水下其中甚東至此而始出東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見崗北亦嵌為東西塢聞水聲淙淙余以為即西下錫鉛東溪者而孰知

从倚北之嶺已分脊此塢且東南下矣于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一橋度塢中水是為孟祐之西溪其水南出前塢與錫鉛之水合于孟祐之南所謂孟祐河者也澗之東即居廬疊出有坡自北來懸其中一里東躡向其土當坡而居者甚盛又東轉再盤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廬當坡皆所謂孟祐村矣此右甸東分支南下第四重之盡處也于是又見一溪自東塢出環塢而前與西溪交盤南壑中南壑平開而南抵南山下錫鉛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峽東南去東南開峽甚遙而溪流曲折其間直達雲州舊城焉由東村即循峽北入東

塢一里東下度峽中橋其橋東西跨溪上覆以亭橋內大水自東北透峽出橋外大水自東南透峽出過橋東向緣西垂之巖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則臨左峽折而右則臨右峽木蔭藤翳連幄牽翠高下虧蔽左右疊換屢不已五里漸平則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陟中脊甚狹而左右下瞰者亦與前無異也又三里則從坡右稍下約一里陟脊凹而東又緣坡左上一里臨南坡之上于是迴望孟祐錫鉛諸山層環疊繞山外復見山焉余初疑錫鉛西巖頗伏何以猛洞之道不西由其凹而南陟其岑又疑灣甸之界既東以

猛洞而猛洞以北杜偉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狀至是而遙見西巖又有崇峰一重臂抱於西蓋枯柯東巖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哨東度脊西南下其亘反高夾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凹之東南其脉猶未盡故亦登溫板雞飛在此脊之西者猶順寧屬而其南即東與杜偉山自草房哨度脊者如椅之交環其臂其中皆叢脊之山直下東南而開峽底於猛洞西幽之伏處其西正開峽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後及猛洞焉猛洞富庶以其屬灣甸夷境也此正西遙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則前夾之頂至是平等而猶不能瞰其外正北則本支自障之正東即

其過脉分支之處第見南峽之猶自東北環來也又東上五里餘坡脊遂中夾為槽路由槽中行里餘透槽東出脊乃北轉其下右壑盤脊如初而左峽又墜南下之坑故路隨脊北轉焉又一里脊東有峰中穴稍上有中火之館西向倚崖而峙顏曰金馬雄關前有两家即所謂塘報也鋪司鋪賣腐以兵之類供旅人之飯云既飯由館左又東半里轉而北透一岫其西峰即中火之館所倚者此其后過脉處與東峰夾成凹由其

中北透半里即東轉挾過脉東峯之北東向下半里又臨北壑之上旋入夾槽中兩崖如剖中嵌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叢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橫跨其上者連兩株皆如从橋下行又一里其跨者巨而低必偃伏而過焉槽南闕處猶時見西墜之峽最后又見槽北之峽猶西墜也共二里稍東上踰脊南轉有架木為門踞嶺東者為白沙鋪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甸東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脉獨長挾西分四支而抱於內又南度而東南行與右甸南杜偉山之脊西夾孟祐河而出於雲州舊城西又與第六重沿瀾滄南岸之脊東夾順寧河而出於雲州舊城東从此南度紆而西南折而東南下東突為順寧郡城又東南而盡於雲州舊城焉由哨門南

向稍下輒聞水聲潺湲。从西南逆峽下即東北墜坑去而路
从其南東向下猶有夾槽墜其中二里餘出槽東行崗脊上
于是見北壑之北則瀾滄南岸之山紆迴東抱而南為老脊
東之第六支屏亘於順寧河之東今謂之東山即志所稱某
山也其脊南至雲州西南窅者盡于新城西東北由茅家哨
過脉而南者盡於雲州舊城所合二水東下而入瀾滄處南
壑之南則即此白沙脊南度東轉為老脊東之第五支屏亘
于順寧城之西今謂之西山即志所稱某山也兩山夾塢東
南去而順寧郡城踞其中西山下西北盤東山之岫為三臺

山渡江大道東南塢盡之際則雲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
川中歌側不若永昌騰越之平展云从崗平行二里又稍下
一里前有一峯中道而窅穿其岫而上約一里有一二家倚
坡東是為望城關从東南壑中遂見郡城故也从此又迤邐
下坡十里抵坡下東出大路兩度小橋上一坡約二里入郡
城新城之北門南過郡治前稍轉東街則市肆在焉又南踰
一坡出南門半里而入龍泉寺門亦東向其地名為舊城
而是无城也是日寺中開講甫完僧俗擾予入而停担于
內

初八日晨起從殿后靜室往叩講師當其止靜未晤而出余時欲趨雲州雲州有路可達蒙化念从此而往則僱夫尚艱不若仍返順寧可省兩日負戴乃以行李寄住持師達周以輕囊同僕行達師留候飯上午乃出寺前東隨小溪下川中一里度亭橋循東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爨之坡村廬夾道有普光寺傍東山西向又南東半里下涉一小澗仍南上坡居廬不絕已而其山東夾而入又有小水自東壑來渡之又東南踰一坡共五里則大溪之水自西而東折有亭橋跨之其水湯大矣由橋南里餘漸西南上坡東爨之坡上

一里村廬夾道倚西山東向有長窰高倚西坡東下而西土是爲瓦窰窰由其南再越東爨之脊一里餘東南下東出之峽一里又東南上而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東爨之坡間有小池一方是爲鴨子塘又東南五里崗頭有村倚西崗東向是爲象庄此未改流時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澗其澗懸崗東下其西山環峽復東南上二里踰其東爨之崗盤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凹下折而循崗南東上盤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村曰安樂村又東南四里稍下有村倚西坡東

向是爲鹿塘自歸化橋渡溪右循西界山行其南支峯東爰
溪流盤峽中至鹿塘其下壑稍盤而開田塍益盛村廬之路
東西兩山者甚繁而西坡之鹿塘尤爲最時云日纔下午前
無宿店遂止卽樓作紀

初九日平明飯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橫爰
而東大溪乃東北折入峽有小溪自西南山腋來合乃舍大
溪溯小溪南半里東度小溪石橋又南半里有村三四家倚
南山東岫由南山躡西岫而上一里南踰東爰之脊有茅屋
三楹踞脊間是爲把邊関有兩三家傍之居卽西山之東爰

者而溪流則繞其東峽而南焉由関南下峽中半里透峽仍
循西山行復東見溪流自其東破峽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
南來路東南臨其上兩盤西灣之峽又稍上共一里有村踞
路右崗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盤西灣南踰小石東行之脊遂
東南行坡塍間一里餘又稍上東爰之坡東南盤其嘴一里
餘路分兩歧一東南下峽者爲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嶺
者爲由翁溪往舊城道蓋新城道由溪東峽中行舊城道由
溪西崖半行也時峽中溪橋已爲水漲衝去須由翁溪涉溪
而渡而水急難涉不若由舊城東北渡橋迂道至新城雖繞

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艱。時聞楊州尊已入簾去，問知愿書亦不必投，正可從舊城兼收之。乃由溪西，南循山行，復入坡。一里東南上東爨之坡，又南二里有村倚西山嶺上，是為翁溪村。之南西界火山，又環而東，爨東界山亦折而東，爨向去中開東西塢。大溪東盤塢底，平疇夾之。翁溪之村正東向而下，臨塢中有路下涉塢中者，即渡溪往新城道也。由村南循南山東轉者，即舊城道也。乃循山東行一里，復東南緣坡上北瞰塢中溪，南逼坡脚，涼而東流。路踞坡上甚峻，二里東登嶺頭，乃轉南行塢，亦隨之南向破峽出。路南行西坡一

里，大溪紆東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數家分廬塢中，是為順寧德堡。南有山自西界橫度而東，爨大溪紆之路南由其度脊處穿岫而過，半里抵岫南，輒分峽下。又一里有峽自南來，蓋西大山由岫西直南去，有村廬倚西坡上。二峽合于前，遂東向成流，墜峽下路亦挾北坡東下，隨之半里度峽中。小橋其南，則掉尾之支又橫度爨，東路復南向其度脊處穿岫而上一里餘，踰嶺岫南下有村在南塢。大溪自馬鞍山西盤西界東爨之嘴，循東山南行塢，東路循西麓南行塢，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復一支橫障而東，又有數家倚南山廬間，曲

路隨山東轉溪亦隨塢東折一里餘盤其東巖之嘴大溪亦直搗其下路與水俱抱之而南、壑頗開廬膝交錯黍禾或茂半秀半熟間有刈者壑中諸廬函宗名地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餘及之由其前東南行膝間一里餘南从大溪西岸行二里餘東西兩界餘支交環于前而西支迴突為尤甚既南東向環而至中復起一小尖若當門之標水由其東裂壑出路由其西踰岫上是為順寧雲州分界越脊南下則其南壑又大開波流雜沓于其間而遠山旁午或斜疊于南則西大脊自錫鉛南盤繞而東者或夭矯於東則東界分支沿瀾

滄西岸度茅家嘴而南盡於順江小水者此其外繞之崇峯也而近山則塢北西山之脉至此南盡於西為舊城東山之脉至此南盡於東為新城塢西則西大脊之中一峯從灣中東巖南臨舊城之西塢南則西大脊東轉之支又從南大脊之北先夾一支為近寨塢東則東界沿江之支又以東西轉直抱於新城之前為龍砂此其內逼之迴巒也然猶近不見壑中諸水而祇見舊城廬落即在南崗一里反之亦數百家之聚也飯於舊城乃東向坡下半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與隆廠道也東北去者新城道也於是東北行田膝間半里

有新墻一圍，中建觀音閣，甚整而功未就。然規模雄麗，亦此
 中所未覩也。其處當壑之中，而水交會處，目界四達。於是始
 見孟祐河，即繞其東，順寧河即出其北，遂共會于東北焉。于
 是西向遙望，有特出而臨於西者，即大脊灣中東爰之峯。其
 北開一隙，自西北來者，孟祐河所從出也。其南紆一隙向西
 南，峽者興隆廠所從踰也。有中界而垂於東者，即沿江度茅
 家哨，西環之支。其北開一隙，直上而夾茅家哨者，新城所托
 之塢也。其南進一隙，東疊而注於順江小水者，諸流所匯之
 口也。小憩閣中，日色正午，涼風悠然，僧瀟茗為供，已出圍墻

北則順寧之水，正出當門之壑，循北崖東轉，架亭橋其上，名
 曰砥柱。其水出橋東，繞觀音閣後，則孟祐河自西南來，合之
 東去。入水口，峽者也。渡橋，即東北上坡，是坡即順寧東山之
 支，自瀾滄西岸迤邐而來。其東南直下者，過茅家哨，此其西
 南分支者。至此將盡，結為馬鞍山，東下之脉為新城。而此其
 東南盡處也。登坡里餘，下瞰二流既合，盤曲壑底，如玉龍曲
 折。其北又有一坡，東下，即新舊兩城中界之砂夾水而逼於
 南山者。稍下而上，里餘，又越其脊，始望見新城在北峽之口。
 倚西山，東下之脉，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橋，又半里，抵城之東

自北峽出。漱西麓而界之。當从此涉溪上翁溪村。出來時道見溪東有路。隨北峽入。遂从之。又里餘。路漸荒。又里餘。墜崖而下。及於溪。即斷橋處也。新城之道。寔出于此。不由翁溪。从東崖墜流間。架橋以渡。自橋為水汨。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鵝間可揭而涉也。臨溪波湧。不得渡。乃復南還。三里西渡。翁溪。潤而流漲。雖當平處。勢猶懸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輒幾隨波盪去。半晌。乃及西岸。復由田塍間上坡。一里抵西村。下大路。乃轉而北。即來時道也。循西山。踞坡而上。三里。有渡。中來者。即斷橋舊徑矣。于是隨大

路。又六里。過把邊關。淪湯而飯。下岫東北。一里餘。度小橋。又一里。復與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時纔過午。以暑氣逼人。遂停舊主人樓作紀。

十一日。由鹿塘三十里。過歸化橋。从溪東循東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為即東山寺也。入而始知東山寺尚在北。乃復隨大路三里。抵南關坡。下亭橋。即从橋東小徑。東北上坡。又二里。而東山寺倚東山西向。正臨新城。入寺。拾級而上。正殿前。以樓為門。而後有層閣。之上層奉玉帝。登之。則西山之支絡。郡堞之迴盤。可平楫而盡也。下閣。入其左廬。有一

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雲州東門。州中寥、州署東向。祇一街當其前。南北相達而已。至時日終。過午遂止。州治南逆旅。初十日辛明起飯。出南門度一小坑橋。即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餘。漸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餘。南盤崖嘴。此嘴東北起為峰頂。分兩了。即所謂馬鞍山也。東南下為條崗。直抵舊城溪。而東逼東山界。西城之間為舊城龍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順寧東山之脉。由三溝水西嶺。迤脊南下。而盡於此者。由此循峯西向北。上又二里。始平行峯西。一里出

馬鞍峯右。是為馬鞍嶺。有寺倚峯北。向前有空三楹。當嶺頭。為茶房。从嶺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河。此已為順寧屬矣。蓋雲州北界新城。以馬鞍山舊城。以函宗南小尖。東水之岫。其相距甚近也。渡澗北上。坡盤北山西麓。行四里。東西崖。爰來順寧溪。搗其中。出路踰其東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懸塢中。是為花地。其坡正與翁溪村東西遙對。中隆為平塢。則田塍與溪流交絡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塢。又有澗自東北小峽來。西注順寧溪。路從溪北。西向行塢中。三里餘。將逼翁溪村之麓。大溪

自北峽出，漱西麓而界之。當从此涉溪，上翁溪村。出來時道見溪東有路，隨北峽入，遂从之。又里餘，路漸荒。又里餘，墜崖而下，及於溪，即斷橋處也。新城之道，寔出于此。不由翁溪，从東崖墜流間，架橋以渡，自橋為水汨，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鵝間可揭而涉也。臨溪波湧，不得渡，乃復南還。三里西渡，翁溪濶而流漲，雖當平處，勢猶懸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輒幾隨波盪去。半晌乃及西岸，復由田塍間上坡。一里抵西村，下大路，乃轉而北，即來時道也。循西山踞坡而上，三里有歧，自峽中來者，即斷橋舊徑矣。于是隨大

路又六里，過把邊關，淪湯而飯。下岫東北，一里餘，度小橋，又一里，復與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時終過午，以暑氣逼人，遂停舊主人樓作紀。

十一日由鹿塘三十里，過歸化橋，从溪東循東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為即東山寺也，入而始知東山寺尚在北。乃復隨大路三里，抵南關坡，下亭橋，即从橋東小徑東北上。坡又二里，而東山寺倚東山西向，正臨新城。入寺，拾級而上，正殿前以樓為門，而後有層閣，之上層奉玉帝，登之則西山之支絡，郡堞之迴盤，可平楫而盡也。下閣入其左廬，有一

僧曾於龍泉一晤者見余留同飯而共坐前門樓乃知其僧
為阿祿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聽講至龍泉而東山僧邀之
飯者為余言自少曾遍歷掘龍木邦阿瓦之地其言與舊城
跋者新城客商所言歷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東門亭
橋入順寧東門覓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関一里再宿龍
泉寺

十二日飯於龍泉命顧僕入城覓夫而于殿后靜室訪講師
既見始知其即一葦也為余瀹茗炙餅出雞蔓松子相餉坐
間以黃慎軒翰卷相示蓋其行脚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

得夫乃遷寓入新城徐樓與蒙化妙樂師同候駝騎
十三日與妙樂同寓候騎不至薄暮乃來遂與妙樂各定一
騎帶行囊期明日行

十四日晨起而飯駝騎以候取鹽價午始發出北門東北下
涉溪約二里過接官亭有稅課司在焉其岐而西者即永昌
道也時駝騎猶未至予先至生覽一郡形勢而并詢其開郡
始末蓋順寧者舊名慶甸本蒲蠻之地其直北為永平西北
為永昌東北為蒙化西南為鎮康東南為大候此其四履之
外接者土官猛姓即孟獲之後乃加犬旁為猛萬曆四十

年土官猛廷瑞專恣潛蓄異謀開府陳用賓討而誅之大候
州土官奉赦與之濟逆遂并薙獮之改為雲州各設流官而
以雲州為順寧屬今迤西流官所泄之境以騰越為極西雲
州為極南焉

龍泉寺基即猛廷瑞所居之園也从西山垂隴東下寺前有
塘一方頗深而澈建水月閣于中其後面塘為前殿前殿之
右庭中皆透水之穴雖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圓
頗小而淺水从中溢東注塘中淙有聲則龍泉之源矣前
殿後為大殿余之所憇者其東廡也皆開郡後所建

舊城即龍泉寺一帶有居廬而無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
東下之洞其脉亦从西山垂隴東下謂之鳳山府署倚之而
東向余入其堂欲觀所圖府境四止無有也

順寧郡城所托之峽逼不開洋乃兩山中一塢耳本塢不若
右甸之圓拓也旁塢亦不若孟祐村之交錯也其塢西北自
甸頭村東南至函宗百里東西濶處不及四里
順寧郡之境北寬而南狹由郡城而南則灣甸大候而州東
西夾之尖若犁頭由郡而北西去繞灣甸之北而為錫鉛為
右甸為枯柯而界踰永昌之水東去入蒙化之腋而為三臺

為阿祿為牛街而界踰漾備之流其直北則踰瀾滄上打麥
隴抵舊爐塘北嶺始與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扇之展
者焉自以雲州隸之而後西南東南各抵東西二江不為感
矣

瀾滄江从順寧西北境穿其腹而東至苦思路之東又穿其
腹而南至三臺之南乃東出為其東界既與公即分蒙化又
南過雲州東又與順江分景東郡之經流也
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殼厚而肉嵌一錢可數枚
捶碎蒸之籬絞為油勝芝麻菜子多矣

駝騎至即東下坡渡北來溪身以鉄索架橋亭于其上其制
倣瀾滄橋者以孔道所因也渡橋東即北上坡循東山之麓
北向而登是時駝騎一羣以遲發疾趨余賈勇隨之上不甚
峻而屢過夾坑之脊三里从脊上西望城闕祇隔一峽也
又北上兩過旁墜之脊三里忽隨西坡下轉一坳復一里越
一西巖之崗由其北下環山為塢有坪西向而拓豈未被滕
即西巖之崗所抱而成者一里陟坪而北又下連越二小溪
皆從東南腋中來下西峽者其處溪流縱橫蹊徑旁午而人
家隱不可見从此復北上五里有兩三家倚崗頭是為二十

里哨登崗東北平行其脊一里復轉東向循崗北崖下又里餘則有溪自東峽來余初以為既登崗歷諸脊當即直上踰東大山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間之既下乃溯流東入峽半里其水分兩峽出一西南自崗脊後一北自大嶺過脊處乃依南麓涉其崗後之流溯北澗之左復北向上蓋即兩水中垂之坡也于是從叢木深翳中上二里踰一崗復循南崖之上行一里餘又穿岫而西臨西崖之上西崖俱下盤深箐中翳叢木而西箐即順寧北塢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夾槽而上半里循西箐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轉入北嶺平透嶺北一里

其脊南之箐猶西墜也半里復入夾壁之槽平行槽中半里亦有上跨之樹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橫槽底即度脉也此脊自羅岷山東天井鋪南度迤邐隨江西岸至此為順寧東山雲州北山而南盡於順江小水之口若羅岷大脊則自南窩東北折而南自草房哨而去矣已出夾槽東北墜坑而下

一里即有水自東南腋飛墜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與白沙哨之東下者同一胚胎又東北陟脊度脊再上共三里有四五家踞崗頭是為三溝水哨蓋崗之左右下墜之水分為三溝而皆北注瀾滄又東北下七里盤一崗嘴又下三里有

二家當路右是為塘報營又下三里過一村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于高簡槽店主老人梅姓頗能慰客特烹太華茶飲予

十五日昧爽飯平明東北下坡、兩傍皆夾深崖而坡中懸之所謂高簡諸村廬又中踞其上二里轉坡北下峽中一里復轉東北循坡下四里始望見瀾滄江流下嵌峽底自西而東其隔峽三臺山猶為宿霧所籠咫尺難辨于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瀕江而居是為渡口瀾滄至此又自西東注其形之濶止半于潞江而水勢正濁而急甫聞擊汰聲舟

適南來遂受之北渡時駝騎在后不能待也登北岸即曲折上二里餘躋坡頭轉而東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臺屏迴嶺北以為由北即層累而升也又聞擊汰聲則渡舟始橫江南去而南岸之駝騎猶望之不見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踰脊半里乃循東崖瞰西塢北向行二里始望見三臺村館在北山之半懸空屏峙以為賈勇可至又一里路盤東曲反漸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澗分二道來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合于三臺之麓而三臺則中懸之其水由為西而南入瀾滄乃就小橋渡東北來澗約一里即从夾中上

躋中懸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數十家倚坡坪而居
是為三臺山有公館焉又東北瞰東塢循西崖而上十二里
踞南巨之脊其脊之東西塢猶南下者又躡磴三里有坊其
崗頭為七碗亭者崗之東下臨深壑廬三間綴其上乃昔之
茶菴今虛無人又上里餘盤巖峯之東其峰中突而脊則从
北下而度始曲而東起故巖峯雖為絕頂其東下之塢猶南
出云乃踞峯頭而飯其時四山雲霧已開惟峯頭猶霏釀
氤氳氣由峯北隨北行之脊下墜一里餘乃度脊東突是為
過脉是山北從老君山南行經萬松嶺天井鋪度脊南下其

東之橫嶺西之博南二脊皆繞斷於中惟此支則過此而南
盡於泮山从其北臨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餘有草房哨當
路亦虛無栖者又東北隨嶺脊下六里循東塢盤西嶺又下
二里乃北度峽中小石橋其水从西峽來出橋而合於南峽
北从阿祿司東注于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橋之南其路東
西兩歧東歧即余所從來道西歧乃四川僧新開欲上達于
過脊者度橋即循北坡臨南壑東北上三里踞崗頭有百家
倚崗而居是為阿祿司其地則西谿北轉南山東環有崗中
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處其西面遙山崇列自北南紆即萬

松天井南下之脊，挾瀾滄江而南者。其北面亂山雜沓，中有一峯高懸特出，詢之土人云：此即猛補者。後山其側有寺，而大路之所从者，余識之。再瀾湯而飯，以待駝騎。下午乃至，以前無水草，遂止而宿。是宿夜為中秋，余先從順寧買胡餅，一圓懷之，為看月具。而月為雲掩，竟臥。十六日，昧爽飯而北行，隨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東西二塢水來合而北去，乃度東塢小橋，沿東麓北行。塢中隨水三里，又一溪自東峽來，度其亭橋。又北一里，度大溪亭橋，是為猛家橋。水由橋東破峽北出，路由橋北踰崗而上。

其崗東縮溪口，有數家踞其上。从其北下，復隨溪行西岸，曲折盤塢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崗頭東臨溪口，是為新牛街。俱漢人居，而地不開洋，有公館在焉。今以舊衙巡司移此。由其北西北下二里，有小江自西而東，即漾濞之下流也。自合江鋪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勝備江九渡，雙橋之水至此而東，抵猛補者，乃南折而環泮山，入瀾滄焉。江水不及瀾滄三分之一，而渾濁同之，以雨後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即隨江東南行半里，隨江東北轉，遂循巖坡而上。二里登南巖之坡，下瞰隔江，司與阿祿司溪出江之口，對江流受之，遂東入峽。

从北山之半亦盤崖而從之半里有一家獨踞崗頭南臨江波而居頗整又東三里有削崖高臨路北峭壁間有洞南向其色赭卽阿祿司所望北面特出之峯此其西南隅之下層也又東四里有兩三家倚崗而居是為馬王箐江流其前峽中後倚特出崇峯東望遙程中開東北坳中有箐盤峽而下西與江流合而南去其東南兩峯對峙夾束如門而江流由此南出為乃瀉湯而飯于村家由村東北上三里餘當特出崇峯之南其下江流夾中至此亦直南去又東北二里盤其東南之垂支有兩三家踞崗上是為猛補者亦哨寨之名也

於是逼特出崇峯東南下矣其東下盤壑中廻卽東北杉松哨南箐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當兩門之中又从門隙遙見外層之山浮青遠映此乃瀾滄江畔公郎之境矣又東北盤崖麓而上二里而下半里忽澗北一崖中懸南向特立如獨秀之狀有僧隱菴結飛閣三重倚之大路過其下時駝騎已前余謂此奇境不可失乃循迴磴披石闌而陟之閣乃新構者下層之後有片峯中聳與後崖夾立中分一線而中層即覆之峰尖透出中層之上層又疊中層而起其後皆就崖為壁而綴之以鐵鎖橫繫崖孔其前飛甍疊牖延

吐烟雲寔為勝地。恨不留被襪於此，倚崖而卧，月明也。隱菴
淪茗留榻，余恐駝騎前去不及追叙，辭之出。此岩在特出
崇峯東南，峽中登其閣，正南對雙巖之門，外又見一遠峰
中懸圓亘，直上如天柱，其地當與瀾滄相近，而不知為何所。
隱菴稱為鉢盂山，亦漫以此岩相對名之耳。又謂在江外，亦
不辨其在碧溪外，抑在瀾滄外也。由其東又上坡二里，登東
崗，又東北迢迢而上，八里而至杉松哨，是哨乃東來之脊，西
度而起，為特出崇峯南盡于碧溪江東北峯岸，是為順寧東
北盡處，與蒙化分界者也。以嶺上有杉松樹最大，故名。時駝

騎方飯于此，遂及之。又隨脊東上，四里轉而北，登嶺頭，是為
舊牛街。是日街子猶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東來度脊之最
高處，北望直抵漾濞，其東之點蒼，雄插天半，南望則瓦屋巖
門之峯，又從東分支，西繞環壑于前，西望則特出崇峯，近聳
西南，江外橫嶺諸峯，遙環西北，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于是
北向隨嶺下，二里盤崖轉東，循脊北東行八里，至舊廵司，又
東北下，二里盤南壑之上，有路分歧，踰脊北下，想北通漾濞
者，正路又東隨脊，二里餘踰東嶺北下，于是其峽北向，墜即
隨峽東坡東北行五里，至瓦葫廬，有數十家倚坡，甍懸居環

登中坡東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于前壑而北去則此瓦葫蘆者亦山叢水溢之源也是夜宿邸樓月甚明恨無買酒之侶帳而卧

十七日昧爽飯而行即東下坡一里渡西來小水循北山而東半里南來小水與之合同破峽北去路亦隨之挾山北轉一里有亭橋跨其溪曰廣濟渡而東循東麓北行二里餘有峽自山西來合又北五里北壑稍開水走西北峽去又有一水自東峽來合其勢相埒即湖之入東行里餘有小橋架其上北度之復循北坡東上半里溯溪北轉二里餘轉而東一

里餘有數十家倚山而居是為鼠街子峽至是東西亘溪流峽底路湖北崖北崖屢有小水掛峽而下路東盤子之屢上屢下十里踰坡東降東峽稍開盤北崖之紆蓋北崖至是稍遜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東三里其溪一自北來一自南墜而東面則橫山障之路乃折而溯北來之溪二里稍下一里餘涉溪東岸復溯溪北行半里溪仍兩派一西北來一東來乃折而从東來者上半里有數家倚坡間是為猪矢河猪乃土音此處為諸河之始恐是諸始河也其處山迴峽湊中迸壑坡一歧直北踰嶺者為漾脩道一歧踰坡東北去者為爐塘道惟東向隨峽

上者為蒙化大道。乃東上三里，稍隨一北曲之灣，中有小水南墜，其側岐徑綠之而北，此非漾備，即下關捷徑，惜駝騎不能從也。又隨東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踰嶺脊，稍中凹，乃東北自定西嶺分支，西度為甸頭山，又分兩支，一支北轉，挾洱水北出，蒼山後一支南下，亘為蒙化西夾之山，而此其脊也。脊東即見大塢，自北而南，其東界山與此脊排闥相對，而北之甸頭山，則中連而伏，其外浮青高擁者，點蒼山也。南之甸尾、陽江中貫，曲折下墜，而與定邊接界焉。蒙化郡城已東，伏平川之中，而不即東下也。从嶺脊平行

而南半里，其脊之盤礴西去者，杪松猛補者之支所由分旁。平東出者，郡城大道隨之下，始由峽中墜者二里，既隨北坡下者三里，又从坡脊降者五里，於是路南之峽墜而愈開，路北之峽斷而復起，其峰自西脊下垂，至是屢伏屢聳，若貫珠而下，共四五峯，下至東麓，而陽江之水自城西一曲而朝之，亦一奇也。路从其南連盤二峯，則南塢大開，有數家倚南山下，而峽中皆環塢為田。又東一里，乃轉北穿一東突峰，後而透其岫，此峯即連珠下第五峯，盡於東麓者，其上諸峯皆隨下，而循其南至此峯，獨中穿而踰其北，此處似有神臯蓋結。

而土人不識間有旁綴而廬者皆不得其正也挾突峯之北而下半里至麓又東半里則陽江自東來抵山而南轉去路溯江北岸東行半里有三鞏石橋南架江上踰橋南復東一里入蒙化西門一里餘竟城而抵東門內轉半里過等覺寺稅駕於寺北之冷泉菴即妙樂師棲靜處中有井甚甘列為蒙城第一泉故以名菴○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與洱海相似城中居廬亦甚盛而北門外則闐闐皆聚焉聞城中有科甲三四家是反勝大理也北門外有賣餅者三四家想皆中土人其製酷似吾脚眉公餅但不兼各味耳即省中亦不及○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伐循良不似景東

桀驁其居在西山北塢三十里蒙化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專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酋制亦不似他流官之有郡伯上壓也蒙化衛亦居城中為衛官者亦勝他衛蓋不似景東之權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為政也○蒙化疆宇較蹙其中止一川水俱西南下瀾滄者以定西嶺南脊之界其東也○定西嶺以大脊分支又為一東西之界其西則順寧蒙化永昌其東則元江臨安潞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縣水皆从是嶺而分南龍大脊雖長此亦南條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劍川蘭州脊東之尋甸曲靖雖在其北為大

脊所分而定西實承大脊而當其下流。謂非其區域所判，不可也。蒙化有四寺，曰天姥、竹掃、降龍、伏虎，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塢間，三十五里，余不及遍窮，欲首及之。十八日，从冷泉菴晨起，令顧僕同妙樂、瓦駝騎，期以明日行。余亟飯出北門，策其騎爲天姥遊。蓋以騎去，始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塢後西北下，約一里，渡一溝，西北當中川行。五里，過荷池，又北一里，過一溝，又西北三里，則大溪自東曲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盤西山東突之嘴，其嘴東突而大溪上流之西來逼之，路盤崖而北，是爲蒙化天姥途中處。又北二里，

過西山之灣，又北二里，再盤一東突之嘴，又過西灣三里，其東突之嘴更長，踰其岫而北，有歧西向入峽，其峽灣環西入，內爲上官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岫北截西峽之口，直度北去，約三里，又盤其東突之嘴，于是居廬連絡，始望見天姥寺。在北塢之半迴腋間，其山皆自西大山條分東下之迴崗也。又三里，有一圓阜，當盤灣之中，如珠在盤，而路縈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門，是爲天姥崖，而寔無崖也。其寺東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門內，有古坊，曰雲隱寺。按一統志，龍宇圖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龍伽獨自哀牢。

將其子細奴邏居其上築龍吁圖城自立爲奇王號蒙舍詔
今上有浮屠及雲隱寺始知大姥崖即雲隱寺而其山寔名
龍吁圖也其浮屠在寺北迴崗上殿宇皆極整麗蓋土司家
所爲今不免寥落矣時日已下午急飯而歸渡大溪抵荷池
已昏黑矣入城妙樂正篝燈相待乃飯而卧

日記二十五

十九日妙樂以乳線贈余以俞禹錫詩扇更作詩贈之駝
騎至即飯而別妙樂送出北門仍二里過演武場東又北循
東麓一里有歧分爲二一直北隨大塢者爲大理下關道一

東向入峽踰山者爲述渡洱海道乃从述渡者東向上五里
涉西下之澗于是上躋坡二里得坪有數家在坪北曰阿兒
村更踞坡一作直而上五里登坡頭平行崗脊而南度之此
脊由南峯北度而下者其東與大山夾爲坑北下西轉而入
大川其西則平墜川南从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甌脫也又北
倚坡再東上三里有三四家當脊而居是爲沙灘哨脊上有
新建小巷頗潔又踞脊東上二里盤崖北轉忽北峽駢峙路
穿其中即北來東度而南轉之脊也是爲龍慶閣透峽即隨
峽東墜石骨嶙峋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嶺南下東挾白

崖迭渡之水爲禮社江南由定邊縣東而下元江西界蒙化
甸頭之水爲陽江南由定邊縣西而下瀾滄乃景東威遠鎮
沅諸郡州之脉所由度者也東向下者四里餘有數家居峽
中是爲石佛哨乃飯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園哨于
是曲折行峽中隨水而出或東或北不二里輒與峽俱轉而
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轉始望見峽口東達川中峽中小
室累各就水受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運機磨麥爲
麪甚潔白乃知迷渡川中饒稻更饒麥也又二里渡橋由溪
右出峽口隨山南轉半里乃東向截川而行其川甚平拓北

有崇山屏列即白崖站也西北有攢峰橫亘而南即定西嶺
南度之脊也兩高之間有岫在西北即爲定西嶺踰嶺而西
爲下關道从岫北轉爲趙州道余不得假道於彼而僅一涉
禮社上攬迷渡風景皆駝騎累之也東行平堤三里有圍牆
當路左踞川中方整而甚遠中無巨室乃景東衛貯糧之所
是曰新城半里其牆東盡復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
大理倅王君署事景東而衛人立于此者又東半里有溪自
北而南架木橋於上水與溪形俱不大此即禮社之源自白
崖定西嶺來南注定邊下元江合馬龍爲臨安河下蓮花灘

者也時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帶。從此望之川形如犁夫北
拓而南歛東西兩界山亦北高而南伏。蓋定邊景東大道皆
由此而南云。又東半里入迷渡之西門。其墻不及新城之整
而居廬甚盛。是為舊城。有巡司居之。其地乃趙州洱海雲南
縣蒙化分界。而景東之屯亦在焉。買米于城出北門。隨墻東
轉一里有支峯。自東南繞而北。有小浮屠在其上。盤其嘴入
東塢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有倚山北向而居
者。遂投之宿。

二十日平明飯而行。又東一里入峽。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

隨壑北轉。漸上坡。再上再平。三里踰嶺頭。遵崗北行。又三里
有村。西坡腋間為酒藥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東而西。向
下者條崗縷。有小水界之。皆西出。迷渡者再下再上。約十
里有賣漿者。廬崗頭曰飯店。有村在東山下。曰飯店村。又北
踰一崗。二里坡西。于是有山與東坡夾而成峽。其小流南下
而西。注迷渡路。乃从峽中溯之北。二里餘轉而東。北上二里
餘陟而踰其岫。此烏龍壩。南來大脊至此。東度南轉。而峙為
水目者也。脊頗平坦。南雖屢升降。坡間而上實不多。北下則
平如兜。不知其為南龍大脊。余自二月十三日。从鶴慶度大

脊而西盤旋西南者半載餘乃復度此脊北返計離鄉三載
陟大脊而東西度之不啻如織矣脊北平下半里即清華洞
倚西山東向再入之其內黃潦滿及于洞口余去年臘月一
日當雨岩洞底雖濘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茲方苦旱而水
當洞門即外臺亦不能及其內門垂浸水中此穿一隙其上
亦透重光不如內頂之崇深也稍轉而北其上竇即黑暗而
窮其下門俱為水沒無从入中洞也此洞昔以無炬不能深
入然猶踐濘數十丈披其中透頂之高茲以漲望門而止不
知他日歸途經此得窮其蘊藏否也出洞北行半里踰嶺即

西向白崖大道仍捨之而北二里有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
南崖石嶙峋亦龍潭也又北一里過一村聚村北路右有墻
一圍為楊土縣之宅又北一里即洱海衛城西南隅小西城外
行半里過西門余昔所投宿處也又隨城而北半里轉東半
里抵北門外乃覓店而飯先是予从途中見牧童手持一雞
羹甚巨而鮮潔時雞羹已過時蓋最後者獨出而大也余市
之至是淪湯為飯甚適洱海往雞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間
余昔所經者騎夫以家在蕎甸故強余迂此蓋洱海衛所環
之塢甚大西倚大脊崇崗東面東山對列東南匯為青龍海

子破峽而遠小雲南驛為水口其南即青華洞前所踰南岫其北即梁王山東下之支平伏而橫接東山者自洱海北望以為水从此洩而不知反為上流余亦欲經此驗之于是北行田塍間西瞻九鼎道登緣坡在隔澗之外數里也六里抵梁王山東走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臨川曰般若寺路乃東向踰崗一里餘有村廬倚西山而居曰品甸由其東一里餘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北山迴壑杳東南積水為海于時久旱半已涸矣从堤而東半里有廟倚堤而北懸海中為龍王祠又東半里轉北堤始盡復踰東突之坡一里復見

西腋尚蟠海子支流平行嶺脊又北三里則東坡下墜遙接東山腋中有水盈則周官步海子也其北則平崗東度而属于東山此海寔青龍海子之源矣梁王之脉由此東度不特南環為洱城東山即蒼甸北賓川東大山崇隆為鉄索箐紅石崖者皆此脊統蒼甸東而磅礮之余夙聞洱城北有米甸水自蒼甸之名且知青海子水經小雲南隨川北轉經騰脂堤壩合禾米諸甸水而北入金沙意此脊之北蒼甸水亦東北流至此乃知其獨西北出賓川者始悟此脊自山而盡于小雲南北界于蒼甸之東聳賓川

東山而盡于紅石崖。金沙江岸脊北盤壑，是為蕎甸。與水米
二甸名雖異列，而水則分流焉。从嶺上轉西北一里，隨北塢
下三里，而至塢底。直北開一塢，其北崇山橫亘，即斜窺于窞
川之東而雄峙者。西界大山，即梁王山。北下之支，東界大山，
即周官岑北崗。東度之脊，所轉北而直接橫亘崇山者，从嶺
上觀之，東西界僅與脊平。至此而巖，直上其所下深也。塢
中村廬纍落，即所謂蕎甸。度西南峽，所出澗稍北上坡。又一
里而止于騎夫家。下午熱甚，竟宿不行。
二十一日平明，飯而行。騎夫命其子担以隨，纔出門，予以担

重復返，再候其父。飯仍以騎夫行，則上午矣。北向隨西山之
麓，五里有一村，在川之東，為海子村。當川窪處，而寔非海也。
第東山有峽，向之耳。漸轉西北五里，西山下復過一村，无四
里，數十家倚西山而廬，其前環堤積水，曰馮翊村。其北即崇
山橫障之麓。川中水始沿東山北流，至是西轉，漱北山而西。
西山又北突而扼之，與北麓對峙為門。水由其中，西向破峽
去，路由其南，西向踰岬入，遂與水不復見。蓋北突之嘴，夾水
不可行，故从其南，披隙以踰之也。由馮翊村北一里，至此岬
麓，乃西向盤崖，歷壑山，雨忽來，傾盆倒峽，決地交流。二里轉

西南盤崖上、又一里、轉西北、遂踰石坡、里餘、升崗頭、有歧、西
向踰岫者、賓居道也、北向陟崗者、賓川道也、乃北上、半里、遂
登嶺頭、于是西瞰大川、正與賓居海東之山、隔川遙對、而川
之南北、尚為近山所掩、不能全覩、然峯北、蕎甸之水、已透峽
西出、盤折而北矣、乃西北下山、一里餘、騎夫指北峯夾崗間、
為鉄城舊址、昔土酋之據、以為險者、蓋梁王山北盡之支、北
則蕎甸水界為深塹、南則从峯頂又墜坑環之、此崗懸其中、
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特險一、女關之意也、非鄒中丞應龍艾
除諸巢、安得此寧宇乎、又下里餘、北渡墜坑之水、乃循東山

北行、又三里、抵蕎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隨之、或
行水中、或趨磧上、或涉水左、或涉水右、茫無正路、四里乃上
東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鞏橋、當川之中、則
大理由賓居來大道、有聚落在橋西、是為周官營、从其東直
北三里、一小坊在崗上、過之、始見賓川城、又北一里、過南薰
橋、入其南門、行城中、北過州治前、約一里、出門、飯市、南以食
北一里、過小崗坊、西北下坡、一里、抵川澗、其北有鞏橋、五洞
頗整、以澗水僅一衣帶、故不由橋而越澗、又西北二里餘、遂
抵西山、東突之嘴、盤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踰嶺、岫來合

即余昔从梁王山來者、其北有村、廬倚西岑下、是為紅帽村、
余昔來飯處也、小村后隨西山北行、四里、西山開小峽、于是
路分為二、遂西向入峽、一里、涉小澗、北上一里、登崗頭、過一
坊、復西北行二里、西踰崗脊、望見南山、自西屏列而東、是排
沙北界之山、西自海東、抵嶺、南與大脊、烏龍壩山並夾
者、土人稱為北山、而觀音箐在其北、塢其西北、頻洱海為魯
擺山、則三澗門所來之脊、又東挾上下倉之水、而北出、滿花
寺南橋下者也、从崗頭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來、
有亭橋北跨之、是為乾果橋、北有數家倚崗、余昔之所宿、而

今亦宿之、乾果北有一尖峰、東向而突、亭臨上、蓋西南自
魯擺海東之脊、分支東北上、為上下倉、觀音箐分界、下為煉
洞、乾果二溪中垂、亦雞山東第一水口山也、
二十二日、平明飯而行、西北三里餘、涉一小溪、又上里許、抵
尖峯下、循其東崖而北、一里、隨崖西轉、遂出峰北、于是北塢
自西而東、即雞山之水、自之、水自煉洞而東、下牛井街、合賓
川而北者也、路隨南崖西向下、二里有村、在路旁、上有坊、曰
金牛溢井、土人指村北溪旁有石穴、為金牛溢處、而街則在
其外、又西盤峽、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復西北上、再上、再下、

五里登一崗頭、皆自南北突者、又二里稍下、過廣甸流芳坊、
又北一里、村廬相望、即煉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塢、又二里、過
公館街、又北一里、過中谿莊、中谿公以年老、煉洞未食之、易
谿莊以供養、雞山中、谿
公有三道、跡東為此莊、西桃花、箬下有中谿、
谿書院、大頂之側、禮佛臺、有中谿讀書處、又北上崗、一里有
茅舍累、布崗頭、是為煉洞衍子、又北半里、過煉法龍潭坊、
又北里餘、稍下、過一橋、有數家、倚西山塢中、前有水一塘、其
上有井、一小亭覆之、即龍潭也、不知煉法者為誰矣、村北有
巨樹一株、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中空、鞏而復倒入地中、
其下可通人行、于是又西北二里、踰一坡、又西北一里餘、過

茶菴、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復上、乃循北山之環、脈而
西上、一里餘、瞰其南壑、中環如規、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
分兩岐、北向踰嶺、為雞山道、乃北上行嶺頭、二里復西折、而
下、二里餘、有峽、自西南來、其水底破、峽東北出、即下倉海、
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橋跨之、是雞山東第二水口山也、
渡橋西、復北上坡、折而南、盤西峽、而北一里餘、循峽西北上、
又里餘、有峭當嶺頭、从此平行直南、乃下倉道、踰嶺北、下一
里、則拈花寺、東向倚西山、居環壑中、乃入而飯、既飯、雨至、為
少憩、遂从寺在轉、而西上一里餘、踰一北突之嶺、有坊曰佛

臺仰止始全見雞山面目頂聳西北尾掉東南高懸天際令人神旺踰脊西下即轉而北一里下涉北墜之峽又半里西踰一北突之岫南岐有坊倚坡此白石崖東麓坊也余昔來未及見故从其西麓之坊折而東上過岫復西向循大路趨里餘過白石崖西坊又西里餘有岐稍下則雞山前峽之溪東向而入牛井街合賓川溪北向桑園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橋跨其上過橋北騎夫東轉北上而向沙社余西向溯溪欲尋所謂河子孔者時水漲濁流奔湧以為不復可物色過一樞問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絕水派橫流荆棘交

駟或涉流或踐莽西二里忽見一亭橋跨溪上其大倍于沙社下流者有路自北來越橋南即循南山東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社小橋乃捷徑而此橋即洗心橋也河子孔即在橋南石崖下其石橫卧二三大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橫長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从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自橋西來者渾濁如漿蓋橋以西水从二派來一北來者瀑布峽中與悉檀龍潭二水所合一西來者桃花箐東下之流二派共會橋西出橋東又會此孔中清水此雞山南澗之上流孔上有神祠其南于是隨北來大路上靈山一會坊

二里至坊下即沙址西來路所合者其西南隔澗有寺踞坡麓為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東盡之麓雞山諸刹山路未闢先有此寺自後來者居上而此刹頗矣時余不知騎僕前后徘徊一里漸隨溪東岸而上其東峰下臨即東第三支迴環之嶺新構塔基于其上中與大士閣中第二支相對成峽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盤坡稍上過報恩寺為東第三支山麓之首刹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第二支其麓為兩溪交會處夾尖無刹可托其上即大士閣東麓北向上半里有岐西南盤嶺者大士閣大道也直北臨東溪

西崖而入者悉檀龍潭道也聞駝騎已先向龍潭余隨之一里又東度橋小澗東洱峻上其上址相疊然巨松夾隴翠蔭飛流不復知有登陟之艱也又二里轉龍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時四長老俱不在惟純白出迎乃稅駕北樓迴憶歲初去此已半載餘矣

二十三日雨決日憇悉檀

二十四日復雨憇悉檀

二十五日雨仍決日下午弘辨師自羅川中所請莊同得吳方生三月念四日書乃麗江令人持余弘辨設盒夜談

二十六日、中雨霽晚復連綿
二十七日霽乃散步藏經閣觀丁香花其花嬌艷在秋海棠
西府海棠之間滇中甚多而雞山為盛折插御風毬時毬下
小截為駝夫肩負而損與上截接處稍解余姑垂之墻陰以
遂其性御風之意思其懸崖飄颻而名之也
二十八日霽甚下午體吉自摩尼山回與摩尼長老復吾俱
至素食乃整說盒夜談
二十九日為弘辨師誕日設甚潔白平午浴于大池余先
以久涉瘴地頭面四肢俱發癩塊累、叢膚理間左耳左足

時、有孺動狀半月前以為虱也索之無有至是知為風而
苦于無藥茲湯池水深俱煎以藥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
如雨此治風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廖機矣下午良一蘭
宗來、体師更以所錄山中諸刹碑文相示且謀為余作揭轉
報麗江諸碑乃麗江公
九月初一日在悉檀上午與蘭宗良一觀菊南樓下午別去
初二日在悉檀作紀北樓是日體吉使人報麗府
初三日初四日作紀北樓
初五日雨浹日買土參洗而烘之

初六日初七日決日夜雨不休是日體吉邀生南樓設茶餅
 按君嶺謝撫臺存所書詩卷併本山大刀本無野愚所存詩
 跋并程二游詩画圖二游名還省人初遊金陵永昌王會圖
 南守許學道康憐其才和釋之遊八山中章他山陳渾之恒
 令居片角在摩尼東二十里
 之詩翰相玩半日

初八日雨霽作紀北樓體吉以本無隨筆詩稿示

初九日霽甚晨飯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蒼山洱海
 未了之興體吉來苗曰已着人特往麗江若去而麗江使人
 來是誑之也余以即來辭體吉曰寧俟其信至而后去余从

之遂同和光師窮大覺未龍从寺西一里渡蘭那寺東南下
 水過迎祥石鐘西竺龍華其南臨中谿即萬壽寺也俱不入
 西北約二里入大覺訪遍周遍周間居片角莊月終乃歸遂
 出過鎖水閣于是从橋西上共一里至寂光東麓仍東過澗
 以澗東耳大覺後大脊北向上二里餘登其中崗東望即蘭
 那寺峽西望即水月菴後上烟霞室峽也又上一里餘再登
 一崗其崗西臨盤峽西北有瀑布懸崖而下其上靜虛臨之
 即梅檀林也東突一崗橫枹為蘭陀後脊分峽東下即獅子
 林前墜之壑也于是岐分嶺頭其東南來者乃蘭那寺西上

之道東北去者為獅林道西北盤崖而上者為旃檀嶺也其西南來者即余從大覺來道也始辨是脊從其上望臺連聳三小峯南下脊兩旁西墜者南下為瀑布而出鎖水閣橋東墜者南下合獅林諸水而出蘭那寺東是東下之源即中支與東支界之始不可辨也余時欲東至獅林而忽見瀑布垂綃乃昔登雞山得木曾見姑先西北上于是愈上愈峻路愈狹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盤望臺南甯此脊下度為大覺正脊而東折其尾為龍華西竺石鐘迎祥諸寺又東橫為大龍潭南為悉檀前案而盡于其下此脊當雞山之中其

脈正而雄望臺初湧處連貫三珠故其下當結大覺為一山首利其西端之石鐘亦為開山第一古跡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則塔基即不得為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伐之但此支寔短而中縮西之大士閣東之塔院實交峙于前與西支之傳衣寺嶺鼎足前列故論支當以寂光前引之崗為中塔基上擁之脊為東而此脈之中縮者不與論利當以大覺中懸為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輔翼東之悉檀另主東盟而此寺之環拱者獨尊故支為中條附庸而寺為中條冠冕此寺為中條重而中條不能重寺也甯之西有亂礫垂峽由

此北盤峽上路出栴檀嶺之上為羅漢壁道由此度峽西下為栴檀中靜室道而瀑布則層懸其下反不得見乃再度峽西崖隨之南下一里轉東岐得一新闢小室問瀑布何在其中僧樸而好事曰此間有三瀑布東者最上而西峽者中懸而長下塢者水大而短惟中懸為第一勝此時最可觀而春冬則無有此所以昔時不聞也老僧牽衣苗待滄茗茶急于觀瀑僧乃前為導西下峻級半里起級灣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墜為壑而路由其上南盤而下又半里即見壑東危崖盤聳其上一瀑垂空倒峽飛噴迢迢下及壑底高百餘丈搖

嵐曳石浮動烟雲雖其勢小于王龍閣前峽口瀑而峽口內嵌于兩崖之腋觀者不能對峽直眺而旁觀倒瞰不能竟其全體此瀑高飛于穹崖之首觀者隔峽平揖而自頹及趾靡有所遺故其跌宕之勢飄搖之形宛轉若有餘騰躍若不及為粉碎于空虛為貫珠于賞上舞霓裳而骨節皆靈掩較緇而手神獨迴不由此幾失山中第一勝矣由對峽丹盤西嘴入野和靜室門內有室三楹甚爽兩旁夾室亦幽潔其門東南向以九重崖為龍即以本支栴檀嶺為虎其前近山皆伏而遠者又賓川東山并梁王山為龍虎中央益開展無前直

底小雲南東水盤諸嶺焉蓋雞山諸刹及靜室俱南向以東
西二支為龍虎而西支之南有本香坪山最高而前峯亦為
虎翼故藉之為勝者此視之為崇者亦此獨室之向不與眾
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見他處不能也野和為克新之徒尚居
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為詩雖未工而志甚切以
其師叔見晚寄詩相示并已稿請正且具食焉問克新向所
居精舍尚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光乃不西往復從瀑布
上東盤望臺之南二里餘從其東脇見一靜室其僧為宗一
已獅林西境矣室之東有水噴小峽中南下涉之又東即體

吉靜室其上為標月靜室其峽中所噴小水即下為蘭那東
澗者此其源頭也其上去大脊已不甚遙而崖間無道由
望臺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頂而御東支矣由此而東半里
入白雲靜室是為念佛堂白雲不在觀其靈皇不出于峽而
出于脊不出於崖外而出於崖中不出于穴孔而出于穴頂
其懸也似有所從來而不見其墜也似不假灌輸而不竭何
前不遠出而必待結廬之后何后不中止而獨擅諸源之先
謂之非功德水可乎較之萬佛閣岩下之瀦穴霄壤異矣又
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是為大靜室決談半晌西南下一里飯

于影空靜室與別已半載一見把臂乃飯而去从其西峽下
半里至蘭宗靜室蓋御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為影
空不為蘭宗靜室而中突一岩問之一踞岩端一倚岩脚
西崖俱墜峽環之岩峙東西峽中南擁如屏東屏之上有水
上墜洒空而下罩于嵌壁之外是為簾西屏之側有色旁映
傳粉成金煥手層崖之上是為翠壁水簾之下樹皆偃側有
斜蹇如翅有旁卧如虬獨有側體而橫生者眾枝皆圓而此
獨扁眾材皆奮而此獨橫亦一奇也蘭宗適从竹間望余至
即趨迎留宿時沈莘野已東游乃翁偶不在廬余欲候晤遂

从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頤奴與俱恐山庐無餘被憐其寒也
奴請匙鑰余并箱篋者與之以一時解縛不便也奴去蘭宗
即曳杖導余再觀水簾翠壁側樹諸勝既暮乃還其庐是日
為重陽晴爽既甚而夜月當中峯之上碧落如水恍然如辟
玉山頭也

初十日晨起問沈翁猶未歸蘭宗具飯更作餅食余取紙為
獅林四奇詩畀之見頤僕不至余心快即辭蘭宗下緣下
見一僧倉皇至蘭宗尚隨行訊其來何以故曰悉檀長老命
來候相公者余知僕逋矣再詢之曰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

大理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來告余固知其逃也
非大理也遂別蘭宗同僧亟下五里過蘭那寺前幻住菴東
又下三里過東西兩澗會處抵悉檀已午啓篋而視所有盡
去體吉引辨欲為余急發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謂追或不能
及亦不能強之必來亦聽其去而已以但離鄉三載一主
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于萬里之外何其忍也
十一日余心忡體吉恐余憂悴命其姪并純白陪余散行
藏經樓諸處有圓通菴僧妙行者閱藏樓前論茗設果純白
以象黃數珠見示坐樓前池上徵迦葉事取藏經中與雞足

相涉者摘一二段錄之始知經言迦葉守衣入定有四石山
來合其事也亦未嘗有雞足名又知迦葉亦有山惟迦葉波
名為摩訶迦葉摩訶大也餘皆小迦葉耳是晚鶴慶史仲自
省來

十二日妙行來約余往遊華嚴有老僧野池乃月輪之徒不
可不一晤向以坐閑龕中以未接顏為色悵昔余以歲首過
華嚴其徒俱出無以物色余時悼月公無後至是亟飯而
行和光亦以西一里踰東中界溪即為迦祥寺于是陟中支
界矣又一里餘南踰鎖水閣下流登坡于是陟中支脊矣西

北朔脊一里過息陰軒又循瀑布上流行里餘渡北來之溪
于是去中支陟西支界矣又北里餘西涉一峽溪再上一西
來小支之嘴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度亭橋下水為華嚴
前界水上下俱有橋而此其下流之度橋內峽中有池一圓
近流水而不涸亦龍潭類也由溪南向西北行于是陟西支
脊矣半里乃入華嚴寺東向踞西支大脊之北創自月潭
以其南京人又稱為南京菴至月輪而光大之為雞山首創
慈聖太后賜歲貯之後燬于火野池復建野池年七十餘歷
待山中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參學掩閑靜閱攷

不倦亦可取也聞余有修葺雞山志之意以所錄清涼通
傳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將別史君聞余在亦追隨至余恐歸
途已晚遂別之从別路先返以史與騎也出寺西北由上流
度橋四里連東北踰三澗而至其東界之支即聖峯燃灯之
支垂也又一里東下至其盡處有寺中懸是為天竺寺其北
澗自仰高亭峽中下其南澗又从西支東谷屢墜而下者夾
聖峯之支東盡于此王十岳游記以聖峯為中支誤矣由其
垂渡北峽小橋于是又陟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東半里兩
過南下小水乃首傳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峽中始闢為畦有

房中央是為大覺菜園。从其左北轉半里踰支脊連橫過法
華千佛靈源三菴。是皆中脊下垂處半里北踰鎖水閣下流
即大覺寺矣。仍東隨大路一里過西竺寺前上圓通菴觀燈
籠花樹其樹葉細如豆辨根大如瓠瓠花開大如山茱萸中
紅而尖蒂俱綠似燈垂。余从永昌劉館見其樹未見花也。
此菴為妙行舊居。苗淪若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渡澗仍去
中界而入東支界。溯水而北過龍泉菴五華菴五華今多小
龍潭乃悉檀大龍潭之上流。大龍潭已涸為深壑乃小龍潭
猶滙為下流。余屢欲探之至是強二僧索之五華後坡見水

流宗分注悉檀之右而坡道上躋不見其處。二僧以日暮
勸返。比還寺門且閉矣。是夜與史君對談復吾齋頭。史君苗
心淵岳談大脊自其郡西金鳳峭嶺南過海東自玉龍填水
目寺水盤鋪過易門昆陽之南而包省會者甚悉且言九鼎
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崖迷渡者其溪名山
溪後人分鑿其峽引之洱海則此溪又一水而分矣。果爾則
清華洞之脉又自梁王山東轉南下而今鑿斷之者余初謂
其脊自九鼎西墜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則前擬不大誤哉。
目前之脉經杖履之下如此故知講求不不乏人也。史君謂

生平好搜訪山畧每被人哂不敢語人邂逅過余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訪此脊幾四十年至此而後盡又至此而復過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徹

十三日史君為悉檀書巨扁蓋此君夙以臨池檀名者而詩亦不俗復相與劇談既午與人就道史懇余同由九重崖橫御林梅檀而西宿羅漢壁明日同一登絕頂作別余从之遂由悉檀東上坡半里過天池靜室六里而過河南止足師靜室更北上里餘直踞危崖下是為德克靜室德克為復吾高足復吾與史君有鄉曲之好故令其徒引遊此室而自从

西路上羅漢壁具飯于西來寺以為下榻地此室當九重崖之中為九重崖最高處室乃新構而潔其後危崖之半有洞中懸可緣木而上余昔聞之不意追隨首及于此余仰眺叢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門彷彿時史君亦停憩不前余即頭噉以登初雖無徑既得引水之木隨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當在上復踞險以登初亦無徑半里既抵岩下見一木倚崖直立少斫級痕以受趾遂掇木升崖凡數懸其級始及木端而石級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于手之力亦半無所寄所謂憑虛御風而寔憑無所憑御無所御也洞門正南向上

下皆削壁中嵌一門高丈五濶與深亦如之而旁無餘隙中有水自頂飛洒貯之可供一人食憇之亦僅受一人榻第無餘隙恐不免風雨之逼然臨之無前近則木香坪之嶺已伏于下遠則五龍壩之障正橫于其南排沙觀音箐諸山層中錯各獻其底裡而元餘蘊焉久之聞室中呼聲乃下又隨引水木而東過一棧觀水所出處乃一巨石下甫出即刻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層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則復吾之徒引入靜室其下又出一水則一衲軒引之連出三級皆一峽岫雖穴異而脈必潛通其旁分而支引者舉岩中皆

藉之矣既下室中啜茶果復繼以餅餌乃隨下層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衲軒延眺久之又茶而行西一里過向所出登頂之坡橫而西路漸隘或盤坡嘴或過峽岫皆亂磔击苗而中無滴水故其地不能結庐遂成莽徑二里餘峽岫中有一巨木橫偃若橋又西二里乃踐坡轉嘴而上過野愚靜室又半里上至白雲靜室白雲固由以日暮而去白雲隨過體吉靜室而別西半里過一宗靜室傍水又踰坡半里踰望臺南突之脊于是暝色已來月光漸耀里餘而過望臺西岫之水又一里南盤梅檀嶺乃西過羅漢壁東岳皆乘月而行也又

稍盤甍而上半里是為慧心靜室此幻空碧雲寺前南突之
坡也余昔與慧心別于會燈寺訪之不值今已半載餘乃乘
月叩扉出茗酌于月下其遠此地去復吾先期下榻處尚三
里而由此西下度箐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為指迷半里度
而上又半里登坡與碧雲大路合見月復如前慧心乃別去
又西一里過一靜室乃盤甍北向踞坡則復吾使人遍呼山
頭矣又一里入西來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
食者聞之自其靜戶來迎復吾知吾知吾輩喜粥為炊粥以
供久不得此且當行陟之後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莖

矣

十四日三空先具小食饅後繼以黃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
柔軟勝于糯粉者乳酪椒油菱油梅醋雜肴而陳不豐而有
風致蓋史君乃歎兄明空有約而來

王忠叙先生記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後俱無小紀余
按公諾木麗江之囑在雞山修志踰三月而始就則自九
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另有雞志摘
目三小冊即附載此後而麗江
段併附見焉



及法王
遂起

東師廣東學堂不志成三柱日時



